

40707
9

大宋高僧傳

數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七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替寧等
 奉勅譯
 興福篇第九之二
 唐京師光宅寺僧竭傳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七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替寧等

奉勅譯

興福篇第九之二 正傳二十一
人附見三人

唐京師光宅寺僧竭傳



釋僧竭者不知何許人也生在佛家化行神甸護珠
 言戒止水澄心每嗟斬固之夫不自檀那之度乃於
 建中中造曼殊堂擬摹五臺之聖相議築臺至于水
 際竭懼傷生命俾立三日道場呪其多足至無足當
 移竄相避勿成某梵行之難將知至誠所感徵驗弗

撰述
虛掘土及泉了無蠢動焉常以複素爲漉袋遇沒有
蟲投諸井坎時號護生井恒盈不涸又觀其飛蛾蟻
蒙錯認火明爲可飛之路故犯之乃鑄銅蟾爲息煙
調天下傳其制度其曼殊院嘗轉經每勅賜香此寺
本七寶臺寺內有天后所造之臺竭居于中焉

唐成都福感寺定光傳

釋定光者不知何許人也爰從入法厥性弗拘糲食
斷中麤襦卒歲方於庸蜀化導有緣事或多魔教鍾
中允俄遭武宗毀廢例反儒宗及乎佛日重暉僧倫
咸序光同締構寺宇因鑄大鐘計赤金萬餘斤爾日

鼓籥灰飛投鑪火熾有祥煙兩道自浮圖相輪最高
處出冉冉射上若虹蜺焉萬人引望五色騰凌相感
如然信鼓斯應其塔是阿育王藏舍利之所大和初
南蠻蒙傜顛剽掠入益城分蠻卒舍于寺內廊廡皆
烹炙熏灼僧皆奔迸時塔頂出四道濃煙分穗直上
空虛至夜蠻蜚覩此奇異乃禁止汙穢此塔先在西
北四十餘步天寶末長史章仇兼瓊赴在至劔門見
一人長一丈餘持戟當路兼瓊驚問對曰某是大石
寺護塔神故來奉迎且有少事咨祈大夫也緣大石
寺塔在西南未爲極善今請移東北四十二步伏望

便掘石此下以鎮舍利兼瓊曰此易耳遂隱厥形到府數日乃令量其地處先掘果得巨石其深無際促石匠數十人鑿鑿之至夜輒填滿遣人潛伺之見有白菟數十以喙推石末塞之隨以舌舐其堅如鐵銅矣章仇止令勿鑿遂移塔於今所卽金華舊寺基也光鐘亦移入新寺焉

唐吳郡嘉禾貞幹傳

釋貞幹俗姓武氏雲中人也神宇高邈以禪默爲務曳錫踽步南訪靈跡及至故鄣有崑山寺者林泉秀茂則宋支曇諦嘗考室于此味道崇化二十餘載基

蹠存焉至元嘉中創成大伽藍屬武宗廢教其寺屏除幹至止於茲與范陽盧君襲同興弘覺法師第二生名跡寺成進士姚扶有詩幹後遊今秀州長水見靈光寺邑民欲樹巨殿時盧令移邑字民欣然相遇幹悉先知或云得他心宿命之明焉遂請幹首唱而惡偃室之囂寓殿基後編苦爲淺室而居四方檀信弗召自臻又與僧令恭君道等累歲方成今殿其最高廣海內罕比事畢挈弊囊振舊錫歸北莫知其終

唐蘇州支硎山道遵傳

釋道遵字宗達姓張氏吳興人也夙負殊操潔士稱

撰述
之榮曜不足關於心聲塵未嘗觸其性至年二十詣
天竺義威律師受具戒事報恩寺興大師首宗毗尼
傳教也後學天台一心三觀法門欲廣寫法華經置
道場闢經院一之日發其心二之日規其趾作不逾
序厥功成焉居支硎之福地大曆元年州將韋元甫
兵部尚書劉晏侍御史王圓開州刺史陸向殿中侍
御史陸迅大理評事張象競誘真心共獲殊勝乃相
與飛表奏聞詔書特署爲法華道場自江以東總一
十七所皆因遵之首置也舉精行大德二七人常持
此經以報主恩鑄盧舍那及毗盧遮那像及多寶塔

修淨土當生業造彌陀佛復寫天台教益乎道場置
常住莊二區平時講法華玄義天台止觀四分鈔文
臨壇度人授心揚律徒盈石室之籌天寶中於靈巖
道場行法華三昧忽覩大明上燭于天我身正念儼
在光中異日問荆溪然師曰智慧光明從心流出非
精志之所致耶又於本寺入法華道場覩此身在空
中坐先證者知是滌垢之相其年春秋七十一僧夏
四十六以興元元年七月二十九日告終于支硎山
寺僧益公翰公一夜同夢大殿崩果遵入滅門人靈
翰法盛道欣猶子靈源追慕不已樹塔旌德焉

唐京兆大興善寺含光傳

釋含光不知何許人也幼覺囂塵馳求簡靜開元中見不空三藏頗高時望乃依附焉及不空却迴西域光亦影隨匪憚艱危思尋聖迹去時泛舶海中遇巨魚望舟有吞噬之意兩遭黑風天吳異物之怪既從恬靜俄抵師子國屬尊賢阿闍梨建大悲胎藏壇許光并慧誓同受五部灌頂法天寶六載迴京不空譯經乃當參議華梵屬師卒後代宗重光如見不空勅委往五臺山修功德時天台宗學湛然解了禪觀深得智者膏腴嘗與江淮僧四十餘人入清涼境界湛然與光相見問西域傳法之事光云有一國僧體解空宗問及智者教法梵僧云曾聞此教定邪正曉偏圓明止觀功推第一再三囑光或因緣重至爲翻唐爲梵附來某願受持屢屢掘手叮囑詳其南印土多行龍樹宗見故有此願流布也光不知其終

系曰未聞中華演述佛教倒傳西域有諸乎通曰昔梁武世吐谷渾夸呂可汗使來求佛像及經論十四條帝與所撰涅槃般若金光明等經疏一百三卷付之原其使者必通華言旣達音字到後以彼土言譯華成胡方令通會彼亦有僧必展轉傳譯從青海西

達葱嶺北諸國不久均行五竺更無疑矣故車師有毛詩論語孝經置學官弟子以相教授雖習讀之皆爲胡語是也又唐西域求易道經詔僧道譯唐爲梵二教爭菩提爲道紛拏不已中輟設能翻傳到彼見此方玄曠之典籍豈不美歟又夫西域者佛法之根幹也東夏者傳來之枝葉也世所知者知枝葉不知根幹而不知枝葉殖土亦根生幹長矣尼拘律陀樹是也蓋東人之敏利何以知耶秦人好略驗其言少而解多也西域之人淳朴何以知乎天竺好繁證其言重而後悟也由是觀之西域之人利在乎念性東人利在乎解性也如無相空教出乎龍樹智者演之令西域之仰慕如中道教生乎彌勒慈恩解之疑西域之罕及將知以前二宗殖於智者慈恩之土中枝葉也入土別生根幹明矣善栽接者見而不識聞而可愛也又如合浦之珠北土之人得之結步搖而飾冠珮南海之人見而不識聞而可愛也蠶婦之絲巧匠之家得之繡衣裳而成黼黻繆抽之嫗見而不識聞而可愛也懿乎智者慈恩西域之師焉得不宗仰乎

唐剡沃洲山禪院寂然傳

釋寂然姓白氏不知何許人也名節素奇踵四聖種故號頭陀焉大和二年振錫觀方訪天台勝境到剡沃洲山者在天姥岑之陰對天台華頂赤城北望四明金庭石鼓山介焉西北北有支遁嶺養馬坡放鶴岑次焉晉宋已來茲山洞開初有羅漢白道猷言西域來戾止是山次竺法潛支道林居焉高人勝士接踵而棲此中至於戴逵王羲之郗超孫綽許詢遊態其間矣見是中景異聞名士多居如歸故鄉戀而不能捨去既行道化盛集禪徒浙東廉使元相國稹聞之始爲卜築次陸中丞臨越知之助其完葺三年鬱成大院五年而佛事興然每爲往來禪侶談說心要後終于山院大和七年時白樂天在河南保釐爲記劉賓客禹錫書之

唐天台山福田寺普岸傳

全亮
唯約

釋普岸姓蔡氏漢東人也冲弱之齡迥然聰敏骨目奇秀天生不嗜葷羶長有出塵之意其父嚴毅訓授經籍漸通其義秉翰伸辭宛然華藻因入僧舍暫執經卷乃歎曰佛法玄微非造次可及決志辭親時懷海禪師居百丈山羈納之人駢肩累足時號大叢林焉岸叩其闢海攝受之日隨普請施以夜獨執燭誦

經曾不憚勞遂詣荆染及陞戒品便習禪那壁坐忘
疲觀心恒務瞻蔔附風而香遠戲貓逢獸而吼高學
者成圍請於安陸壽山院坐道場矣如是環拱可四
百餘衆執器聽瞿沙之說投籌待璣多之度大利群
機得道者衆大和年中謂衆曰吾山水之遊未猷諸
人勿相留滯天台赤城道猷曾止息焉華頂石梁智
者昔降魔矣將遊之也自襄陽邈迤而來從沃洲天
姥入天台之西門得平川谷中峯名大舍號平田是
也觀其山四舍鬱翠東西山石門而有二井龍潭東
入石橋聖寺乃是綠身道猷尊者結茅居此未幾見
虓虎乳子瞪目而視岸岸以杖按其頭曰貧道聞此
山是神仙窟宅羅漢隱居今欲寄此安禪檀越勿相
驚撓經宿領子而去以大和七年癸丑十月二十七
日營構丈室携一童侍給薪水耳八年春禪侶輻湊
衆力義成此院號平田焉開成中宛是大道場會昌
三年七月告衆入滅春秋七十四度弟子全亮俗姓
陳氏悟師之道得鳳之毛一人唯約在上元入滅肉
身不朽岸遷塔于是山前此寺置五百羅漢殿永嘉
全億長史畫半千形像每一迎請必於石橋宿夜焚
香具幢蓋螺鈸引導入于殿香風送至旛幢之勢前

撰述
牙高僧傳卷二十七
身一
靡而入門卽止其石梁聖寺在石橋之裏梵唄方作
香靄始飄先有金色鳥飛翔後林樹石畔見梵僧或
行或坐或招手之狀或卧空之形瞬息之間千變萬
化漢南國王錢氏頻年施供養祥瑞極繁今上太平
興國三年於滋福殿宣問兩浙都僧正贊寧石橋長
廣量度一皆實奏帝歎嗟久之至八年因福田寺道
者自詢誓斷腕然鍊乞重造此寺乃宣內殿頭高品
衛紹欽張承貴革故規制若化出天宮焉今岸師影
堂在寺之右

唐京師奉慈寺惟則傳

釋惟則者拔俗志高栖神物表凡施善務舉則波隨
常言像是生善之強緣不得不多立初之觀也如對
嚴君次則其心不亂中則觀門自成末則如如焉蕩
蕩焉三昧安得不現前乎是以我曹勸化迷俗得不
以此是爲先容歟由是若雕若塑形像森然恒事進
修天邑之間偏加激勵屬憲宗太皇太后郭氏元和
中爲母齊國大長公主追福造奉慈精舍搜擇名德
則乃預選人居未久之間聞四明鄧山有阿育王塔
東晉劉薩訶求現往專禮焉乃匠意將七寶爲末用
膠範成摹寫脫酷似自甬東躬自負歸奉慈寺供養

撰述
京邑人皆傾瞻歸信焉

唐長安禪定寺明準傳

釋明準者不詳氏族生緣本天台靈墟道場出俗遊方至京邑觀古之神僧智苑於范陽北山刊石寫經灌鐵以俟慈氏下生免水火之虞又東洛長壽寺寫華嚴聖善寺寫法華嵩山嶽寺寫楞伽悉刊貞珉皆圖不朽準遂於貞元戊寅歲春正月見寺僧鑿山攻石石悉頑惡知匠氏不虔山靈祕吝時準疏告陰靈請禪善務俄於定中見若干幅貯無量石冥冥之間如有宰割皆中刻字時連率博陵崔公激勸幕府參佐各書一品從序至勸發凡二十八圓廊挺立不替畢工準之化人皆此類也元和元年八月中也後不詳終所

唐洪州寶曆寺幽玄傳

釋幽玄俗姓劉幽州人也夙懷出俗之願年及弱冠方遂前心投并州賢禪師而了玄契元和二年振錫江左至會稽大雲寺見三學僧柅定食輪資緣都闕玄言發響應檀越供贍未幾移居湖心龜山妙喜古寺九年屬平昌孟簡鎮于越枉駕問道遂構成大院十二載復登南嶽栖止絕頂十三年豫章太守商祐

篤重其道命住東明寺卽東晉安帝世之所造僧數繁湊寶曆中爲奏改爲世福兼置戒壇續勅改爲度僧寺其間形像皆玄之化導大和元年沈傳中丞又加信向玄於院南別造佛閣五層功就謂弟子曰福事無盡生涯有期物有闕然後人庀具吾終後可將屍漆布安閣下言訖而化門人特旁立塔焉

唐五臺山智顛傳

釋智顛者中山人也自幼辭親來五臺山善住閣院禮賢林爲師誦經合格得度神情爽拔氣調高峙於世資財少欲知足糲食充腹麤衣禦寒餘有寸帛未

嘗不濟諸貧病也遊方參翫預諸講席傳法華維摩二部窮源盡理後挂錫高峯息心却掃距元和中衆辟爲五臺山都檢校守僧長顛與時遷徙固辭不允遂登此職後遇歲當饑饉寺宇蕭條有華嚴寺是大聖棲真之所巡遊者頗衆供養主時德不孤有法照無不迨衆請爲華嚴寺都供養主時德不孤有法照無著澄觀之出世也當觀師製華嚴經疏海衆雲集請顛爲講主日供千僧十有餘禩食無告乏皆云有無盡藏之米麪也歲久頗見豐盈有鄰院僧義圓亦當代之碩德也謂顛久知常住私有謗言非平等心是

貪饕者也夜有神人報圓曰僧長是千佛之一數也
汝發輕言若不悔過當墮惡道圓乃詰朝鳴足懺謝
有茲驗也及鍾武宗澄汰頽遁乎山谷不捨文殊之
化境未逾歲載宣宗卽位勅五臺諸寺度僧五十人
宣供衣帔山門再辟頽爲十寺僧長兼山門都修造
供養主大中七年與寰海遊臺四衆建無遮精妙供
養一月日乃謂大衆曰吾欲暫憇微骸息心斂迹佐
助衆務吾無能爲也付諸俊哲繼吾遺躅乃淨室安
坐而滅春秋七十七夏臘五十八云

系曰僧中職任也如網之綱如屋之梁焉肇自姚秦
立正魏世推都北齊則十統分員唐世則僧錄命職
異乎常所聞者五臺山自貞元中智頽始封僧長矣
亦猶魚鹽蜃蛤祈望守之也

唐會稽呂后山文質傳

釋文質俗姓祝氏尚丘之遠孫衢州須江人也叔氏
爲僧號唯寬學通多本經論寬被詔入長安止大興
善寺重詔入內道場兼請受菩薩戒質隨寬入內年
十五誦法華華嚴維摩等經二十三受具七日誦周
戒本二夏便講四分律二十七講通俱舍四十年中
精曉諸大經論後約束大悲禹跡二禪師參問心要

既博達矣歸諸暨法樂寺領徒時有虎來聽法質摩其頂而去後往永嘉鍾會昌之搜簡乃隱樂成縣大芙蓉山胎息而已大中重興太守韋君累請不來強置于榻昇出州開元寺居檀施駢地迴造大佛殿并講堂房廊形像并寫藏教無不備焉越州廉使沈貳卿命住呂后山院本寧貴禪師舊化之地也質唯居草庵而止咸通二年十月十四日告衆言別十五日端坐而化春秋八十四僧臘六十二窆于雲谷建塔越州刺史段式爲行錄焉

唐明州國寧寺宗亮傳

釋宗亮姓馮氏奉化人也家傍月山而居後稱月僧焉亮開成中剃落納法方事毗尼循于四儀且無遺行而云我生不辰屬會昌之難便隱家山深巖洞穴大中再造國寧寺徵選清高者諱名亮預住持建州太守李頻爲寺碑云於清心行不汙者得二十八人以補其員廣住持也律僧宗亮禪僧全祐而已國寧經藏載加繕寫躬求正本選紙墨鳩聚覲施建造三門藏院諸功德廊宇皆亮之力焉晚年專事禪寂不出寺門處士方干贈詩云秋水一泓常見底澗松千尺不生枝空門學佛知多少剃盡心華只有師終于

撰述
本寺春秋八十亮恒與沙門貫霜棲悟不吟數十人
皆秉執清竒好迭爲文會結林下之交撰嶽林寺碑
詩集三百許首讚頌並行于代而於福敬二田銳心
彌厚焉亮爲江東生羅隱追慕樂安孫郃最加肯重
著四明郡才名志序諸儒駿士外獨云釋宗亮多爲
文士先達倣仰焉

唐越州開元寺曇休傳

釋曇休字德敷姓李氏器度宏廓志行修敕納法已
來未容少缺習通漸教頗至精微四分律相部疏宗
蔚成淵府初機請學皆到甚深休於講訓之餘糾繩

寺任伊寺者梁所創年涉四百雖觀閣巋然且椽稅
傾弛休革故有方締構無隙特加壯麗輪焉奐焉又
護國經樓迨諸棟宇悉見鼎新次以寺之門樓也則
長安四年故曇一律師之經始也旣而頽廢仍重整
覆一同創制復慊永徽中康僧會法師應身堂座卑
庠乃募人釐變舊規咸通年中也休之一言檀信響
應後終于住寺今之大善伽藍是也

唐雅州開元寺智廣傳

釋智廣姓崔氏不知何許人也德餅素完道根惟固
化行洪雅特顯竒蹤凡百病者造之則以片竹爲杖

指其痛端或一撲之無不立愈至有癩者則起跛者則奔其他小疾何足言哉乾寧初王氏始定成都雅郡守羅名罷任携廣來謁蜀主王氏素知竒術唯呼爲聖師焉先是咸通中南蠻王及坦綽來圍成都府幾陷時天王現沙門形高五丈許眼射流光蠻兵卽退故蜀人於城北寶曆寺立五丈僧相後爲牛尚書預毀次兵火相仍唯懼毗沙門之頽圯耳王氏乃語廣曰郎之異術道德動人乘此可料理天王否往吳尚書行魯曾夢令修吾像方事經營除書忽到請法力成之廣唯其命徙就天王閣下居一隅小榻而已

翌日病者填噎其門日收所施二十萬至三十萬錢又發言勸人出材木浹旬皆運至堆積令三綱掌管焉初廣在雅郡本寺羯帝神堂內居其半室低門苦蓐不許女人到門唯有一竹筵子每齋受嚫二十文必投筵內滿則置之佛殿聲鐘集衆自他平等分之常日俗家請齋亦體廣意止施二十文淨飯菜豉汁此外不許一物嚫多不取食畢而去亦無辭告其後益加神驗或遇病者一搥一叱皆起或令燒紙緡撥散飲食或遇甚痛惱者換紙蘸水貼之亦差光化元年修天王閣向畢乃循江瀆池呪食飼魚經夜其魚

撰述
二尺已上萬億許皆浮水面而殞聊躡流水救十千
魚生初利同也

唐鄜州寶臺寺法藏傳

釋法藏不詳氏族厥性方正好行惠物嘗於葦川化
衆造寺佛殿僧坊一皆嚴麗雕刻華藻鄜時命爲壯
觀藏偶病篤暴終至一精廬七寶莊嚴非世所有門
外有僧梵貌且竒特倡言曰法藏汝造伽藍不無善
報奈何於三寶物有互用之憊何從洗雪藏首露之
僧曰汝但繕寫金剛般若經恒業受持豈不罪銷亦
可延乎壽命言訖而蘇自躬抄度其經午夜口誦藏
終時年一百一十歲云雕陰人至今信重焉

唐五臺山海雲傳

守節

釋海雲未詳氏族鄉里來遊聖跡始於南臺側選峭
絕峯巒幽僻林谷而特居之其刻苦翫道儉而難遵
從其遊者寡而無衆迨其入滅門人守節淘灑舍利
起塔焉昔傳雲是普賢菩薩應身也門人守節卽高
力士之子也從師墨儉有進無退雲示之曰上都有
卧倫禪師者雖云隱晦而實闡揚六祖印持一時難
測化導之方若尸鳩之七子均養也汝急去從之及
見倫扣擊未幾告云汝師海雲入滅已節稟聽斯言

撰述
茶蓼情苦遂奔赴如其言矣乃繼武接跡盛化相未
迨將示滅愁雲鬱結鬼神悲號有塔存焉

采曰海雲是普賢應身非耶通曰菩薩下化弗拘定
相應以比丘卽現說法若然何亂文殊境使主伴不
分乎通曰若如所問凡夫分矣聖人豈以我所求乎

唐五臺山佛光寺法興傳

釋法興洛京人也七歲出家不參流俗執巾提盥罔
憚勤苦諷念法華年周部帙又誦淨名經匪逾九旬
戒律軌儀有持無犯來尋聖跡樂止林泉隸名佛光
寺節操孤穎所霑利物身不主持付屬門人卽修功

德建三層七間彌勒大閣高九十五尺尊像七十二
位聖賢八大龍王鑿從嚴飾臺山海衆異舌同辭請
克山門都焉蓋從其統攝規範準繩和暢無爭故也
大和二年春正月聞空有聲云入滅時至兜率天衆
今來迎導於是洗浴梵香端坐入滅建塔于寺西北
一里所

唐五臺山行嚴傳

釋行嚴滎陽人也家襲簪組業嗣典墳嚴稟庭誥以
周旋約成器能而濟用內要隨計俄發宿緣因聞妙
莊嚴王經品白父母求出塵勞堂親抑禁略無却退

既而削飾去華年克納戒諸方問道綽有餘能聞五
臺山文殊應現凡聖交蹤乃登遊而隸名斯地自爾
一成慕學三教偕明談論天人之際聽者茫昧不知
區域之內外耶王公大人靡不迴向大和中多行激
勸俾營福焉自設大供日計千人聞見之流皆鳴指
讚嘆曰行合解通世之希寶也助道之法當如是修
以大中三年右脅而滅建塔寺西一里云

唐五臺山佛光寺願誠傳

釋願誠姓宋氏望本西河家襲素風濬流遠派不揚
胄緒祖考不書母陰氏夜夢庭樹對發千華餘華尋

謝獨結一果乃覺有孕母啓願心得娠男子足矣十
月臨蓐果如其望立字曰願誠後志存小字不訓法
名者遵慈母之意也誠少慕空門雖爲官學生已有
息塵之志迨棲金地禮行嚴爲師嚴卽儒宗珪璋釋
氏師子也一旦謂誠曰汝神情朗秀宜於山中精勤
效節可不務乎大和三年落髮五年具戒先誦諸經
悉皆精練行人屬耳道望日隆無何會昌中隨例停
畱唯誠志不動搖及大中再崇釋氏選定僧員誠獨
爲首矣遂乃重尋佛光寺已從荒頓發心次第新成
美聲洋洋聞於帝聽颺馳聖旨雲降紫衣後李氏奄

有并門遐奉文殊躬遊聖地覩其令範撫手愜懷表
聞唐天子相繼乃賜大師號圓相也就加山門都檢
校光啓三載羞饌命僧捨衣投施鐘聲引衆悉至齋
堂右脅曲肱寂然長往建塔樹碑寺之西北一里也

後唐五臺山王子寺誠慧傳

釋誠慧元禮之宗盟祖派蔚州靈丘之故邑父母深
信注意清涼因瞻大聖之容乃乞興邦之子旣而有
孕遂誕賢童纔當卅年器幹天假自詣臺山永爲佛
子時眞容殿釋法順覩其儁哲化以苦空勸捨俗衣
令披法服暨登具足尤習毗尼自後孤遊谿谷多處

林泉有王子寺僧湛崇等請居茲寺慧主任之餘暇
內外典教靡捨斯須供贍精嚴非不勤恪恒轉華嚴
經數盈百部每至卷終懇發願曰以我捧經之手救
彼苦惱之人而屬武皇與梁太祖日尋干戈中原未
定武皇中流矢創痛楚難任思憶慧師翹想焚香痛
苦乃息遙飛鴈帛遠達雞園命下重巒迎歸丹闕武
皇躬拜感謝慈悲便號國師矣後乞歸本寺金峯顯
耀玉樹相依九州之珍寶皆來百寺之樓臺普建莊
宗卽位詔賜紫衣次宣師號慧堅不受帝復宣厥後
再朝天闕更極顯榮受恩一月却返五臺同光三年

林月經
心餘普

信十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八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

奉勅撰

興福篇第九之三

正傳十五人
附見一人

後唐洛陽中灘浴院智暉傳

釋智暉姓高氏咸秦人也權輿總角萌離俗之心不
狎童遊動循天分欵遇圭峯温禪師氣貌瑰偉虚心
體道趨其門者淑慝旌別矣謂暉曰子實材器多能
之士也請祈攝受二十登戒風骨聳拔好尚且奇山
中闕然曾無他事唯鈎索藏教禪律亘通日誦百千

撰述
言義味隨嚼聞佛許一時外學頗精吟詠得騷推之
體翰墨工外小筆尤嘉粉壁與酣雲山在掌恒言吾
慕僧珍道芬之六法恨不與同時對壁連圖各成物
象之生動也然真放達之士哉或振錫而遊縱觀山
水或躡屩而至歷覽市朝意住則留興盡而去或東
林入社或南嶽經行悟宗旨於曹谿寧勞一宿訪神
仙於阮洞擬到三清事以志求時無虛度此外采藥
於山谷救病於旅僧惟切利他心無別務洎梁乾化
四年自江表來于帝京顧諸梵宮無所不備唯溫室
洗雪塵垢事有闕焉居于洛洲鑿戶爲室界南北岸

葺數畝之宮示以標榜召其樂福業者占之未暮漸
構欲閨皆周浴具僧坊奐焉有序由是洛城緇伍道
觀上流至者如歸來者無阻每以合朔後五日一開
洗滌曾無間然一歲則七十有餘會矣一浴則遠近
都集三二千僧矣暉躬執役未嘗言倦又以木舄承
足泉麻縫衣彼迦葉波相去幾何哉其或供僧向暇
吟詠餘閑則命筆墨也緬想嘉陵碧浪太華蓮峯凝
神邈然得趣乃作五溪煙景四壁寒林移在目前暑
天凜冽矣加復運思竒巧造輪汲水神速無比復構
應真浴室西廡中十六形像并觀自在堂彌年完備

時楊侍郎凝式致政佯狂號楊風子者而篤重暉爲作碑頌德莫測所終

晉五臺山真容院光嗣傳

釋光嗣姓李氏太原文水人也冲幼孤靜罕雜童稚信尚臺山乃爲真容院浩威之高足也納戒後器宇穹隆憤繫包桑出求禪法歷于年稔内外之學優長口海崩騰良難抗敵由是決意越重湖登閩嶺盛談文殊世界聞者竦動忠懿王王氏大施香茗遣使送山寺焉癸酉歲至兩浙謁武肅王錢氏厚禮遲之施文殊聖衆供物香茶并鉢盂一萬副應吳越諸州牧

宰皆刻俸入緣仍泛海至滄州運物入山時降龍大師者率領彈壓緇伍畏焉爲其分散諸寺蘭若衆寡均等時徒侶堅請嗣主院宜補僧官轄諸臺寺院命曰都綱師號超化居于僧上若鯤鳳之領鱗羽焉十五年間興建梵宇齋飼僧尼不勝紀極以天福元年遘疾至九月五日遷滅門人起塔藏其靈骨舍利至今存焉

晉東京相國寺遵誨傳

求彥

釋遵誨姓李氏譙郡人也祖世不仕母張氏夢神人授已寶珠乃有娠焉生且奇異乳哺之時善認人之

喜愠彌長見寺觀必任步遲迴顧盼不捨年甫十一
禮亳城開元寺崇謚律主爲師範矣誦法華經二周
畢部由是勤於學問殆登弱冠受于戒律持彼律儀
確乎轉石尋師西洛問道梁園初于智潛法師傳法
華經講精義入神雌黃滿口梁開平二年戊辰歲止
相國寺藥師院首講所業至後唐長興二年辛卯歲
門徒相續請其訓導已周一十九徧升其堂者二十
餘人洎天福二年有五臺山繼顒大師精達華嚴大
經躬入東京進晉祖降聖節功德誨仰顒師辯浪經
江下風趨附乃允講宣誨善下百川蔚成藏海矣梁

宋之間以顒罷唱請誨敷揚谷市虛堂緇素雲萃募
四衆鐫石壁華嚴經一部於講殿三面焉嗟其油素
易羅炎上之災刻此貞珉寧患白蟬之食工未告終
所施已足又召僧俗人各念一卷得二百四十人成
三部四季建經會近二十年更無間曠復別施鬼神
水陸法食皆勸勵莊嚴菩提心行矣朝廷崇重旌表
其功賜號真行大師開運二年乙巳歲正月十六日
示疾策杖教誡門弟子訖右脅而卧口誦佛名斯須
長逝矣享壽七十一法臘五十一門生奉遺旨葬于
隨河之北寺莊東原也次有杭州龍華寺釋彥求姓

撰述
四
身八
葉氏縉雲人也梁貞明中納戒造景霄律席迥見毗
尼祕邃方將傳講俄悟杏婆羅漢反求堅固法乃遊
閩嶺得長慶禪師心決迴浙受丹丘人請居六通院
其道望惟馨與夫申椒菌桂爭其芬烈矣漢南國王
錢氏欽其高行命住功臣院未歸州治龍華寺聚徒
開演求好營衆事務必身先唯以利人爲急受施必
歸常住房無關鍵筭無局鏞不容尼衆禮謁不苟聲
勢常屬度戒四遠人聚日供累千僧食未嘗告匱言
前後計飯鉅萬人焉宋建隆中終于住寺云

晉曹州扈通院智朗傳

釋智朗姓黃氏單州城武人也母劉氏夢數桑門圓
坐爲劉說法歷然在耳遂妊朗焉及生暨長婉有僧
之習氣淳靖簡潔苦辭親出家往曹州扈通院事行
滿師供給惟謹泊乎剃染成大比丘學四分律淨名
經俱登闡闔且曰出俗之者何滯方守株不能脫羈
解絆乎於廣博知見無所堪能乃携餅鉢南極衡陽
登嶽棲般若寺行胎息術而覽藏經事訖入閩嶺曾
無伴侶形影相弔逢猛獸者數四皆欲呀口垂噬又
躡步徐去矣見洞山雪峯二祖師決了禪訓有請問
者隨答如飛蓋了達無絀矣後旋本院信向如歸而

撰述
四事供僧罔聞閒隙四十餘齡役已無倦以晉末丁未歲十一月二十三日遷滅于時白衣飲痛緇流茹傷獸夫猛以哀嗥鳥停飛而宛轉或曰愛河苦海誰拯溺邪春秋七十七法臘五十三火葬收舍利起塔于院朗爲釋子衣物誓不經女人之手浣濯不役徒弟檀施之物像寶未省互用蓋以初律後禪陶冶神用之故也大名府少尹李鉉爲碑焉

漢東京天壽禪院師會傳

釋師會俗姓巨漢荊州刺史武之後祖徙家北燕遂爲薊門人也考諱知古母趙氏會童孩出俗禮薊州

溫泉院道丕爲師匠焉業成年滿受具於金臺寶刹寺壇梁開平中萍梗任飄於河朔杯盂隨步於江淮乃抵漢南遇觀音院巖俊班荆話道抵掌論心且曰子還聞投子山有大同禪師已否曰聞而未見曰宜亟往焉及參大同跬步之間舉揚之外洗焉明白其安坦然乾化二年來梁苑謝俊公曰始者攸攸歧路茫茫生死紫實昧朱狂斯濫哲苟不奉師友指歸幾一生空度今以穢蕪請與薰同器而藏可乎俊公與會胥德留入法席四年秋有寶積坊羅漢院志修堅請會代居所住焉苦蓋五間而已乃感檀越尚書左

撰述
卷二十八
丞吳藹兵部侍郎張袞若袁粲之謁寶亮徐湛之禮
惠通共發奉章賜額曰天壽焉四海之僧翕然而至
歷三十五載供僧二百餘萬用其財寶無少混淆耿
介可知也天福七年晉高祖以會行成于內聲聞於
外勅賜紫衣開運元年賜號曰法相紫衣則藏以受
持師號則蔑其稱謂且曰我本不求名名來自求我
知其白而守其黑和其光而同其塵世幻逡巡時不
我與三年七月二十六日累諸門人帖然而滅春秋
六十七夏臘四十八闍維收舍利數百粒起塔於東
郊汴陽鄉也刑部侍郎邊歸謹爲碑頌德云

周宋州廣壽院智江傳

釋智江俗姓單幽州三河南管人也本富族遊俠之
子雖乘竹馬獸迴火宅之門乍玩沙堆好作浮圖之
制略聞竺乾之教必淡慮凝情若瀟湘之逢故人也
唐乾寧四載始年十五詣盤山感化寺遂成息慈息
慈業備天復三祀往五臺山梨園寺納木叉法自此
擔簦請業擇木依師淨名上生二典精練渙然冰釋
心未屬厭梁龍德元年於商丘開元寺講名數一支
所謂精義入神散則繁衍因著瑞應鈔八卷達者傳
之生徒影附繕寫夥多後唐同光元年在微子之墟

撰述
住院締構堂宇輪奐可觀復塑慈氏釋迦二尊十六
羅漢像咸加績彩克肖聖儀善務方辦俄遘沉痾以
周顯德五年孟秋順終享齡七十四當屬續時滿院
天人雜沓若迎導之狀疇昔誓生覩史之昭應也吏
部員外郎李鉉著塔銘云

系曰前人立義皆按教文豈得好惡隨情是非任見
已行前轍不覆後車胡不謹而循之通曰夫創著述
者有四焉一前說極非於文茫昧一僻見謬解領悟
自乖一樂繁嫌略一好直怪迂有一於此無不著述
也江公瑞應鈔未經披覽聞諸道路言亦濟時須苟
不濟用而變革古德義章則何異以舊防無所用而
壞之者必有水敗也

周五臺山真容院光嶼傳

釋光嶼俗姓韓氏應州金城邑人也幼讀儒書有佐
國牧民之志頻有神人夢中警策曰汝於佛法有大
因緣遂投真容院附法威侍其餅錫謹弟子之職受
具後誦淨名經徹簡每至依於義不依語告喻本師
而求聽習威尋許諾遂詣太原三學院涉乎寒燠研
覈孜孜屢改槐檀乃講維摩上生二座忽謂同志曰
余憶昔年每念依於義邇棲學院今講二經窮理見

性知果驗因得不依教起行免背四依之行乎俄辭
晉水却返故山戴華嚴經遶菩薩殿六時右旋禮佛
時晉高祖握圖之三載也名聞丹禁遂賜紫衣明年
授號通悟焉山門僧官與大衆堅命臨壇告辭不允
僧官謂曰師行解兼人獨善其已良璞不剖必見泣
血辭不獲已度人三二載堅求脫免屬少王嗣位院
乏主守大衆僉舉非嶼而誰辭曰此山四海客遊之
所奈何不出院門有年歲矣令知供養有何所須雖
免不從自後供施委輸十八年中供百萬餘僧一夕
雲霧俱發霰雪交零嶼之蓋經白練一條可三四尺
忽爾不見翌日深更遺練俄還舊所也蓋陰神之送
至歟顯德七年庚申歲十月示疾謂諸子曰猶龍者
厭乎大患歎鳳者悲於逝川諸行無常是生滅法言
訖如蟬蛻焉俗壽六十六僧臘四十六茶毗於東峯
下取諸靈骨瘞於塔幢舍利隨緣供養焉

宋東京觀音禪院巖俊傳

釋巖俊姓廉氏邢臺人也誕育之來蔚繁神異挺身
去縛誓入空門從捧戒珠終身圓瑩乃持杯錫言徧
叅尋陟彼衡廬登乎岷蜀嘗至鳳林欵逢深谷見一
區之晃耀原七寶之縱橫時同侶相顧曰竒哉可俯

拾乎俊曰古人鋤園觸黃金若瓦礫耳苟欲懷之自速禍也俟吾野營覆頂須此供四方僧言訖捨去造謁舒州投子山主問之曰客來昨宿何處俊曰在不動道場曰旣言不動曷由至此對曰至此豈是動耶曰元來宿不著處然山主默認許之迨思還趙路出陳畱抵今東京屬乎梁少保隴西公資卽河陽節度使贈中書令芝之昆也雖居貴仕酷信空門接俊談玄若劉遺民之奉賈遠也相與議捨第宅俾建仁祠俊弗讓違以安形性旣考禪室而行祖風慕道窮玄堂宇盈塞周高祖世宗二帝潛隱地與俊布衣之交每登方丈必施跪禮及其卽位延遲優渥至乎朝達見必稽顙高談虛論若至寶山焉以乾德丙寅三月示身有疾彌留弟子求醫奉藥瞋目噤脣不食垂誠門人後已當怡顏儼肅合掌訣衆而滅享齡八十五坐夏六十五初俊被朝恩賜紫袈裟也受而不服錫淨戒師號也有而不稱屬其策杖清羸周祖勅侍者輩勿令大師一中食俾其日昃更進佉闍尼矣俊諾而難遵慈柔被物暨乎自狹而廣實三院一門也二堂東西恒不減數百衆五十年間計供僧萬百千數京城禪林居其甲矣以其年四月八日歸葬于東郊

豐臺村白塔存焉于日神都寺院各率幡幢吹貝鳴
鏡相繼二三里道俗送殯者萬數知制誥王著爲碑
昭懋厥德云

宋西京寶壇院從彥傳

釋從彥姓米氏燕人也始自識環尋知跪桶顛昂挺
質豁達爲襟年距十五父母聽許出家於并部慧覺
禪院也受戒後經江鼓柁論海化鯤流輩畏之咸知
宗奉乃懷心於祖教望攻玉於他山由是北別冰天
南觀桂海不虞惡瘴唯慕叢林欣遇龍牙山禪師爲
決所疑蔚成達者後唐清泰丙申歲還遊嵩少洛中
始安人情輯睦彥營構禪坊延聚緇侶而供養之歷
晉漢周三朝皆加恩命乃曰寵辱若驚吾無驚久矣
然俗諦門中感世主以綈繡緣飾朽木者哉以開寶
二年八月三日示疾而終四年辛未改權從久瘞于
層塔焉

宋東京普淨院常覺傳

釋常覺姓李氏陳留人也肇爲鞠子氣調絕竒入鄉
校中諷讀經籍群童咸出其下洎登弱冠往廬山遊
二林陟五老乃禮歸宗寺禪師克苦行焉梁乾化二
年蒙去飾披緇矣明年於東林甘露戒壇納解脫木

又厥後修身踐言雖三藏俱留於意表而以心學爲
究盡之務復入五臺山禮妙吉靈跡迨後唐天成三
載始於東京麗景門之右樹小禪坊勅額爲普淨焉
而逐月三八日設闔京僧浴其或香湯汲汲注樵焚失
供覺必令撤小屋抽榱桷而助爨焉有公王仰重表
薦紫衣堅拒弗受汲汲以利行濟物爲已任耳開寶
四年十二月三日遘疾輕安無撓十一日告衆右脅
而化享年七十六僧臘五十六荼毗收舍利五色磊
落無算嘗居京邑屢登斯院覽北海陶尚書穀爲湘
東張仲荀序詩贈覺而云起後唐天成至漢乾祐每

黑白月三取八日浴京大衆累歲費錢可一百三十
六萬數計緡千萬矣雖檀施共成實覺公化導之力
也嘻大火之下陳留古封周秦已來戰伐之國人物
衆而土風尚利舟車會而貨殖惟錯昔梁惠王賢諸
侯也嘗謂孟軻曰何以利吾國是知禮讓之化不勝
於好利之心明矣且梁去魯千里而近道猶不同矧
十萬八千里乎梁王孟子同世之人也心或有異況
瞿曇上人乎彼孟氏屬斯文未喪不能揚素王之道
今上人當去聖逾遠卒能行法王之教苟非三業內
淨六塵外清以至公之行化於人孰以至公之心受

於化也陶重叙曰自靈山覆簣法海堙流玉毫晦而
微言絕金杖折而異端作惟上人也色空等觀物我
都亡麻麥一齋自同禪悅炎涼一納僅蔽枯形前後
王臣欲上章乞以大師爲號請以紫染方袍者皆確
而拒之云云張仲荀贈覺鉢孟拄杖草屨各用五言
爲章刊于小碣其爲名流碩學旌別有如此者

宋杭州報恩寺永安傳

釋水安姓翁氏温州永嘉人也少歲淳厚黃中通理
遇同郡彙征大師鳳鳴越嶠玉瑩藍田穫落文心沉
潛學奧以其出樂安孫郃拾遺之門也而有慕上之
心往拜而乞度然征性高岸而寡合而安事之也曲
從若環蓋哀其幼知擇師耳天成中隨侍出杭俄有
從十二頭陀之意潛逃欲登閩嶺參問禪宗屬封疆
艱棘却迴結庵于天台後遇韶禪師法集頓遣群疑
重來禮征咄之曰棄背孝養爾自速辜遺行于斯還
有裨補前咎計否安跪對曰從來無事請用塞責征
肯領之漢南國王錢氏召居報恩寺署號禪師焉乃
以華嚴李論爲會要因將合經募人雕板印而施行
每有檀施罕聞儲畜迴捨二田矣以開寶甲戌歲終
而焚之其舌存焉累投火鍛色雖同乎熾炭寒則柔

弱今藏普賢道場中春秋六十四法臘四十四云

宋錢塘永明寺延壽傳

釋延壽姓王本錢塘人也兩浙有國時爲吏督納軍須其性純直口無二言誦徹法華經聲不輟響屬翠巖叅公盛化壽捨妻孥削染登戒嘗於台嶺天柱峯九旬習定有鳥類尺鷃巢棲于衣禰中乃得韶禪師決擇所見遷遁于雪竇山除誨人外瀑布前坐諷禪嘿衣無繒纈布襦卒歲食無重味野蔬斷中漢南國王錢氏最所欽尚請壽行方等懺贖物類放生汎愛慈柔或非理相干顏貌不動誦法華計一萬三千許

部多勵信人營造塔像自無貯畜雅好詩道著萬善同歸宗鏡等錄數千萬言高麗國王覽其錄遣使遺金線織成袈裟紫水精數珠金澡罐等以開寶八年乙亥終于住寺春秋七十二法臘三十七葬于大慈山樹亭誌焉

宋西京天宮寺義莊傳

釋義莊姓張氏滑臺人也當免懷之日及就傅之秋神彩克明塵機頓去乃於本府開元寺歸善財之列從升戒德因樂遊方始於洛邑采聽法華見識過人闡揚訓物衆請居九曜院焉匪虧法食用濟往來慈

以利生始末無間建隆初左散騎常侍申公奏賜紫衣稟學僧尼三十餘員莊性敦勤進講外兢兢五十年間二時禮懺至老不替於太平興國戊寅年八月奄終俗壽七十八僧臘五十九明年二月遷塔于龍門菩提寺西焉

宋西京廣愛寺普勝傳

釋普勝姓張氏深州陸澤人也幼歲情愛媮薄俄決志趨五臺山華嚴寺師事超化大師或問之曰子胡以越山踰域而求出家彼饒陽者豈無仁祠哲匠乎勝對曰附神驥可以日千里矣某知妙吉淨刹感徵

膠戾令我小凡速成果證可不是乎衆聆斯說曰任氣小兒有此高識我曹俱弗如也勝曰某非衽金革死而不厭之徒也願入慈門而思利物耳迨乎受具南臨潞府講通上生經矣闡崇法大師傳唯識論盛化洛都往從學焉凡百章疏經目便識之不幾稔閒習通精贍勝所傳者中山貞辯鈔講多悞失所然昌言曰繁略不均解判非當乃刪多補少爲四卷行于世太祖神德皇帝賜紫衣師號曰宣教也以太平興國四年秋七月四日示疾終于淨土院享壽六十三坐四十三夏門人等收舍利葬于龍門山寶應寺西

撰述一
阜建塔旌表之

宋東京開寶寺師律傳

釋師律范陽人也姓賈氏大丞相魏國公耽之後唐書有傳律弱齒端謹不與群童鬪仗裁十五歲於憫中寺落髮禮貞涉爲師嚴肅垂勗所履不出邊幅之外涉默異之曰不可屈身下位而抑其名節乎成比丘已可去遊方律奉訓南逝得其禪要迴錫故鄉時梁世迨大周朝其間帝王重臣率皆宗仰居于夷門山舊封禪也營構乎殿宇聖儀豐廚祕藏供僧饒羨約勒後生別院翕如罔違彝憲朝廷以紫衣徽號用旌厥德律視之蔑如也一日謂弟子庶幾曰吾無願不報厥齡欲頽汝宜知之勿俗情而悲悼也乾德二祀正月二十三日而終春秋八十一法臘六十二太平興國五年三月改葬于北部浚儀之原進士賈守廉爲塔銘焉

論曰佛出于世經譯于時大要在乎果因所推歸乎罪福罪也者下三塗之階陞也福也者上諸聖之階陞也階陞是同上下有異耳此命章曰興福者乃欲利他焉如秤低昂如室明暗則知二事必不同時又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同國而治也凡夫氣分

唯說罪多聖者品流但聞福厚順性故易造逆意故
難修修有多門行有衆路大約望檀波羅蜜多令度
無極也始則人天福行施食與漿橋梁義井次則輪
王行中下品善上品十善者則梵天福行也一造偷
婆二補修故寺三請佛轉法輪次則二乘淨福行同
三品善止自利功強耳次究盡位福行乃成二嚴莊
嚴相好從三輪無礙見萬法體空獲利殊多盡未來
際夫如是福之廣矣大矣乃知聖者爲福則易爾何
耶純淨之故也凡夫則反是易薰染之故也是以佛
亦爲穿針之福知福不宜厭焉目連然燎迦葉蹋泥
無盡意貢瓔珞寶珠沓婆羅分僧臥具伊皆大人有
作聖者權方欲其因罪不厭除福不厭取矧以教傳
嶺外法布中原年所彌深行持漸薄內衆修福就彼
持門先哲息憊行其懺法矣夫修理懺也淡慮觀心
心無所生生無所住當爾之時順違無相則罪滅福
生之地也若行事懺也心憑勝境境引心增念念相
資綿綿不斷禮則五輪投地悔則七聚首心或期瑞
而證知乃見罪滅之相也昔者齊太宰作淨住法梁
武帝懺六根門澄照略成住法圖真觀廣作慈悲懺
王乎會昌年內玄暢大師請修加一萬五千佛名經

是以兩京禮經則口唱低頭槌磬一聲謂之小禮自
淮以南民間唯禮梁武懺以爲佛事或數僧唄囉歌
讚相高謂之禳懺法也其有江表行水懺法者悔其
濫費過度之憊此人僞造非真法也又有教古人逐
字禮華嚴法華經以爲禮無漏法藏也由此有四衆
之徒於字上安南無字下安佛誠叨濫也有倡言曰
但務生善唯期滅罪何判爲非邪通曰翻譯之後傳
行已來若天上之恒星如人形之定相或別占一座
便曰客星或新起肉隆乃爲胼贅者耳君不見春秋
夏五邪鄭杜諸家豈不能添月字乎蓋畏聖人之言
成不刊之典不敢加字矣夫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
將知佛教還可加減否如慧嚴重譯泥洹經加之品
目忽夢神人怒責聲色頗厲曰涅槃尊經何敢輒爾
輕加斟酌是知興福不如避罪斯言允矣今則不勤
課勵靡事增修因搜穎脫之數員貴顯孟安之三寶
就今有作何代無人或京兆開乎海池或終南建乎
蘭若鑄大悲之銅像造相國之伽藍或代病利人或
護生掘土鑄鐘感瑞立刹參雲刻像繁多修臺浩博
披榛平田之梵宇脫樣阿育之浮圖刊石爲經鳩財
立藏或治病於井絡或化人於廊時如斯人也入殊

邦之鄉導合二姓之良媒日月伏根照洞庭之幽暗
乾坤玄鑿開混沌之竅端所行博哉續運長矣公羊
子有之曰是上之行乎下也詩云爾之教矣民胥效
矣願吾徒望上而學之令仁祠聖像無墜于地者也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八

音釋 屨 居勺切 草履也 菌 苦殞切 肩 古熒切 鑄 古穴切

閩 閩苦本切 閩雨逼也 猶 以周切 藪 多曩切 簾 都藤切

柄 笠 夥 胡果切 菅 居顏切 噤 巨禁切 綈 杜奚切 棖

也 夥 多也 菅 茅屬 噤 口閉也 綈 厚繒也 棖 棟倉回切 椽也 實 求位切

浮渡居士吳用先施刻此卷計六千八百二十九字該銀三兩四錢
乙分真州釋道一對徐普書張應文刻 萬曆辛亥仲秋月徑山寺識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九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

奉勅撰

雜科聲德篇第十之一 正傳二十六人附見六人

南宋錢塘靈隱寺智一傳

釋智一者不詳何許人也居靈隱寺之半峯精守戒
範而善長嘯嘯終乃牽曳其聲杳入雲際如吹笳葉
若揭遊絲徐舉徐揚載哀載咽颼颼淒切聽者悲涼
謂之哀松之梵頗生物善或在像前讚詠流靡於靈
山澗邊養一白猿有時鸞山踰澗久而不還一乃吮

撰述
公爲猿父猶狙公也其後澗邊群狙聚焉每至衆僧齋訖斂生飯送猿臺所後令山童呼三二聲則群猿競至泊乎唐武宗廢教伊寺毀除焉鞠爲茂草之墟飯猿于臺事皆堙滅一師不詳所終

元魏洛陽慧凝傳

釋慧凝未知何許人也棲止洛邑而無異藝正修練心戒耳嘗得疾暴終七日而蘇起說冥間報應及見區分更無毫髮之差所覩者五沙門一是寶明寺智聖以坐禪苦行得升天堂次一是般若寺道品以誦

涅槃經四十卷同前智聖次是融覺寺曇謨最稱講涅槃華嚴經領徒千數琰摩王曰講經者心懷彼我以驕越物比丘中第一麤行今唯試坐禪誦經最曰貧道立身已來唯好講導不能禪誦王曰付司卽有青衣數輩擁送最向西北門屋舍皆黑似非好處次是禪林寺道恒唱云教導勸誘四輩檀越造一切經人中像十軀王曰沙門之體必須攝心守道志在禪誦不干世事不務喧繁雖造經像止欲得他財物旣得財物貪心卽起旣長貪行三毒熾然具足煩惱與最同入黑門第五是靈覺寺寶明自稱未出家時嘗

作隴西太守造靈覺寺卽棄官入道雖不禪誦禮拜不闕王曰卿作刺史之日曲理枉法劫奪民財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勞說此亦付青衣送入黑門矣凝由此省悟最先見王屬吏檢尋名籍悞追攝耳時胡太后聞之遭黃門侍郎徐紇依凝之說散訪驗寺額并僧名有無奏報云城東有寶明寺城內有般若寺城西有融覺禪林靈覺三寺并智聖道品曇謨最道弘寶明等皆實有之太后稱歎久之詔請坐禪誦經者一百僧常在內殿供養焉續有詔不聽比丘持經像在街路乞索如私有財物造經像者任意凝入白鹿山隱居修道自此京邑城下比丘多修禪觀誦持大部經法焉

系曰曇謨最坐講法而人我因入黑門中若禪誦者人我隨增知亦不免最與道士姜斌爭論護法之功可補前過無謂傳法之人皆墮負處胡后偏見不亡吁哉

唐成都府法聚寺員相傳

釋員相蜀人也七歲出家博綜內外善屬文時號竒童內修律範人無間然龍朔元年有疾而終于此寺將啓手足房內長虹若練而飛上天寺塔鈴索無風

撰述
自鳴其大門屋壁畫剝落每夜有鼓角聲經百餘日
方息從此鳥雀不棲其屋咸亨四年甘露降于講堂
前欂櫨樹焉相終弟子收文集三十餘卷寺中石像
碑相作辭龔靈曠同撰是歟

唐越州妙喜寺僧達傳

釋僧達姓王氏會稽人也稚齒英竒不參戲弄於龜
山妙喜道場出俗其寺南梁初建後樂遊方見黃梅
忍禪師若枯苗得雨隨順修禪罔有休懈遇印宗禪
師重磨心鑑光州見道岸律師更勵律儀四衆依歸
如水宗海開元七年示疾而終春秋八十二云

唐京兆神鼎傳

釋神鼎者不詳何許人也狂狷而純直其言際每
持一斗巡長安市中乞丐得食就而食之人或施麤
帛幣布錦綺羅縠竝綴聯衣上而著且無選擇嘗入
寺中見利貞法師講於座前傾聽少時而問貞曰萬
物定已否貞曰定鼎曰闍黎若言定何因高岸爲谷
深谷爲陵有死卽生有生卽死萬物相糾六道輪迴
何得定耶貞曰萬物不定鼎曰若不定何不指天爲
地呼地爲天召星爲月命月爲星何得不定耶貞無
以應之時衆驚其辯發如流貞公奧學被挫其鋒頗

形慙色張文成見之歎嗟謂之曰觀法師迅辯卽是菩薩行位人也鼎曰菩薩得之不喜失之不怨撻之不怒辱之不瞋鼎今乞得卽喜不得卽怨撻之卽怒辱之卽瞋由此觀之去菩薩遠矣時衆錯愕合掌而散焉

系曰答人之問遲巧不如拙速今傳家隔幾百年輒伸訓對通曰谷變陵遷生來死往萬類相糾五道輪迴正是不遷之法可非定耶經云世間相常住是也又言天地星月各據其倫終歸磨滅可非不定耶經云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是也今不壞世間相而談實相可非定不定耶雖定不定俱解脫相歟又言有喜怒非菩薩者菩薩雖喜怒非喜怒非菩薩而誰也今聊雪利貞之鬱悒歟

唐京兆泓師傳

釋泓師者齊安人也神龍中來遊京輦簡傲自持而罕言語語則瑰怪頗善地理之學占擇塋兆郭景淳一行之亞焉而出入於鄖公韋安石之門與韋旣密一日謂之曰貧道於鳳棲原見一段地約二十畝有龍起伏之形勢有藏此者必累世居台鼎韋曰老夫有別墅在城南候閑隙陪國師訪地問其價幾何同

遊林泉又資高興異日韋尋前約方命駕次韋公夫人曰令公爲天子大臣國師通陰陽術數奈何潛遊郭外而營生藏非所宜也遂止韋曰舍弟滔有中殤男未葬便示此地泓曰如賢弟得此地不得他將相止列卿而已滔買葬中殤後爲太常卿禮儀使而卒泓每行視山原卽爲圖狀嘗自洛東言於張說曰缺門道左有好山岡丞相可用之說曰已位極人臣吉孰過此泓曰無人勝此遂咨源監察乾曜曰先人有遺旨矣後曜請假東洛遷奉而迴已經年矣泓再經缺門其地已成塋兆問居人曰源氏之松栢也泓曰冥數合歸源氏坐可待其變化不數年曜果登庸焉泓曾誡燕公曰宅勿於西北隅取土後成坑三二處爲穴泓驚謂燕公曰禍事令公富貴一身耳更二十年禍及賢郎耳及均均受祿山僞官肅宗復京以減死論太上皇苦執令處斬皆符泓言然中睿朝皆崇重泓號國師占相之言未嘗差謬

唐洛陽罔極寺慧日傳

眞法師

釋慧日俗姓辛氏東萊人也中宗朝得度及登具足後遇義淨三藏造一乘之極躬詣竺乾心恒羨慕日遂誓遊西域始者泛舶渡海自經三載東南海中諸

國崑崙佛誓師子洲等經過略徧乃達天竺禮謁聖迹尋求梵本訪善知識一十三年咨稟法訓思欲利人振錫還鄉獨影孤征雪嶺胡鄉又涉四載旣經多苦深馱閻浮何國何方有樂無苦何法何行能速見佛徧問天竺三藏學者所說皆讚淨土復合金口其於速疾是一生路盡此報身必得往生極樂世界親得奉事阿彌陀佛聞已頂受漸至北印度健馱羅國王城東北有一大山山有觀音像有志誠祈請多得現身日遂七日叩頭又斷食畢命爲期至七日夜且未央觀音空中現紫金色相長一丈餘坐寶蓮華垂

右手摩日頂曰汝欲傳法自利利他西方淨土極樂世界彌陀佛國勸令念佛誦經迴願往生到彼國已見佛及我得大利益汝自當知淨土法門勝過諸行說已忽滅日斷食旣困聞此強壯及登嶺東歸計行七十餘國總一十八年開元七年方達長安進帝佛真容梵夾等開悟帝心賜號曰慈愍三藏生常勤修淨土之業著往生淨土集行于世其道與善導少康異時同化也又以僧徒多迷五辛中興渠興渠人多說不同或云蘼薑胡荽或云阿魏唯淨土集中別行書出云五辛此土唯有四一蒜二韭三葱四薤闕於

興渠梵語稍訛正云形具餘國不見迴至于闐方得見也根麤如細蔓菁根而白其臭如蒜彼國人種取根食也于時冬天到彼不見枝葉臺萎非五辛所食無罪日親見爲驗歟以天寶七年卒于住寺報齡六十九葬于白鹿原成小塔焉餘姚休光寺釋真法師金華人也俗姓王氏真慤少辭家童蒙悟道發大精進堅持戒地一門之中數人緇服真學習師古義成先聖八部經理宛在掌中三乘法源盡於度內天寶六年太守秦公長史狄公知其行高遂以名薦王休光寺焉二公常相謂曰真公通深妙法玄無上義問一得三言發響應昔利涉辯博僧會智周與之齊驅未可同日以其八年終于寺本縣令王璲述德刊銘洪元脊書焉

唐越州大禹寺神迴傳

釋神迴未詳何許人也幼入法流齊莊自任節高行峭不惡而嚴晚年慕稱心寺大義律師同習三觀於天台宗得旨於左溪禪師卽寶應年中也加以辭筆宏瞻華藻紛紜爲朗師真影讚法華經文句序冠絕于時爲世所貴不詳厥終焉

唐京兆鎮國寺純陀傳

釋純陀者本西域人也梵名無由翻就華言也從遊京邑人所欽重上元中便云東渡人見之顏容若童穉之色言已年六百歲矣或謂爲八十歲人也言談氣壯舉動不衰代宗皇帝聞之詔入禮遇極豐俾求留年之道陀曰心神好靜今爲塵境汨之何從冥寂乎若離簡靜外欲望留年如登木采芙蓉其可得乎陛下欲長年由簡潔安神神安則壽永寡慾則身安術斯已往貧道所不知也帝由是篤重之以永泰三年預知必逝遣弟子賡衣鉢進上帝賜弟子紫衣陀終于鎮國寺焉

唐天台山國清寺道邃傳

釋道邃不知何許人也幽識遠晤執志有恒懸解真宗不由邪術末傳隋智者教道素得玄微荆溪之門杳難窺望大曆中湛然師委付止觀輔行記得以敷揚若神騁之可以致遠也于時同門元浩迥知畏服不能爭長矣貞元二十一年日本國沙門最澄者亦東夷卉服中剛決明敏僧也泛溟津達江東慕天台之法門求顓師之禪決屬邃講訓委曲指教澄得旨矣乃盡繕寫一行教法東歸慮其或問從何而聞得誰所印俾防疑悞乃造邦伯作援證焉時台州刺史

陸淳判云最澄闍黎形雖異域性實同源特稟生知
觸類玄解遠傳天台教旨又遇龍象邃公總萬行於
一心了殊塗於三觀親承祕密理絕名言猶慮他方
學徒未能信受所請印記安可不任爲憑云澄泛海
到國賫教法指一山爲天台號一寺爲國清風行電
照斯教大行倭僧遙尊邃爲祖師後終于住寺焉

唐懷安郡西隱山進平傳

釋進平姓吳氏京兆人也早出家于永安山明福院
風表端雅諸經大論皆所研尋銷文鍊注令人樂聞
未思禪觀於洛下遇荷澤會師了悟且曰甚矣不自

外知者所知難乎哉後至唐州遂居西隱山刺史鄭
文簡請入城闡揚宗旨示滅年八十一大曆十四年
三月入塔

唐寧州南山二聖院道隱傳

釋道隱姓王氏彭原人也風宇高峙情性宏淡少脫
塵勞誓從沖漠旣循師範因願遊方得荷澤師頓明
心要迨旋鄉土道聲洋洋慕其法者若登華陰之市
也匪召員臻檀施豐洽鬱成精舍焉以大曆十三年
三月晦囑累四部從於中夜趺坐而終春秋七十二
法臘三十五弟子辯真建塔緘藏焉今師資二座全

撰述
身不朽矣議者以爲得道真正其器亦然譬猶鍊丹之鼎藥成鼎亦化金矣在華嚴有諸菩薩成就如虚空忍得無來身以無去故得不生身以不滅故得不聚身以無散壞故其隱師之謂歟

唐溫州陶山道晤傳

釋道晤者不知何許人也高趣放蕩識量難貲未住永嘉陶山側精舍則隱居修真誥之所也大曆中代宗爲陶真君樹此精舍晤於此進修靡怠人亦傾仰一夕跏趺而卒身肉無沮如入三昧議不焚葬後五年忽舉右手狀若傳香州官民庶異之以事奏勅賜紫袈裟謚曰實相大師至今塔中州民祈禱旛華填委焉

系曰凡諸入滅舉其指者蓋示其得四沙門果之數也昔求那跋摩舉二指而滅言已證二果歟其次法京垂滅屈三指慧景反握五指將之還屈今晤之伸指豈不同諸

唐京兆歡喜傳

無側

釋歡喜不知何許人也性無羈束慈忍寬和人未嘗見其愠色故號之焉觀國之光至于京輦貴達下民延之少見違拒言語不常事迹難測德宗皇帝聞而

重之興元十二年勅永泰寺置戒壇度僧時喜與保唐禪宗別勅令受戒緇伍榮之至其年六月十九日卒于本寺焉有會稽雲門寺釋無側者外國人未知葱嶺南北生也若胡若梵鳥可分諸建中中越磧東遊得意則止度其冬夏後棲越溪雲門寺修道然善體人意號利智梵僧焉相傳則是康寶月道人後身也必嘗以事徵驗而知與名德相遇談話終夕吳興皎然題側房壁云越山千萬雲門絕西僧貌古還名月清朝掃石行道歸林下眠禪看松雪其高邈之狀在畫辭焉

唐湖州杼山皎然傳 福琳

釋皎然名晝姓謝氏長城人康樂侯十世孫也幼負異才性與道合初脫羈絆漸加削染登戒于靈隱戒壇守直律師邊聽毗尼道特所留心於篇什中吟詠情性所謂造其微矣文章儁麗當時號為釋門偉器哉後博訪名山法席罕不登聽者然其兼攻並進子史經書各臻其極凡所遊歷京師則公相敦重諸郡則邦伯所欽莫非始以詩句牽勸令人佛智行化之意本在乎茲及中年謁諸禪祖了心地法門與武丘山元浩會稽靈澈為道交故時諺曰雪之晝能清秀

貞元初居于東溪草堂欲屏息詩道非禪者之意而自誨之曰借使有宣尼之博識胥臣之多聞終朝目前矜道侈義適足以擾我真性豈若孤松片雲禪座相對無言而道合至靜而性同哉吾將入杼峯與松雲爲偶所著詩式及諸文筆併寢而不紀因顧筆硯曰我疲爾役爾困我愚數十年間了無所得況汝是外物何累於人哉住旣無心去亦無我將放汝各歸本性使物自物不關於予豈不樂乎遂命弟子黜焉至五年五月會前御史中丞李洪自河北負譴再移爲湖守初相見未交一言悅若神合素知公精於佛理因請益焉先問宗源次及心印公笑而後答他日言及詩式具陳以宿昔之志公曰不然固命門人檢出草本一覽而歎曰早年曾見沈約品藻慧休翰林庾信詩箴三子所論殊不及此奈何學小乘褊見以宿志爲辭邪遂舉邑中辭人吳季德梁常侍均之後其文有家風予器而重之晝以陸鴻漸爲莫逆之交相國于公頔顏魯公眞卿命裨贊韻海二十餘卷好爲五雜俎篇用意竒險實不忝江南謝之遠裔矣晝清淨其志高邁其心浮名薄利所不能啖唯事林巒與道者遊故終身無惰色又興冥齋蓋循焦面然故

事施鬼神食也晝舊居州興國寺起意自捐衣囊施之嘗有軍吏沈釗本德清人也夕從州出乘馬到駱駝橋月色皎如見數人盛飾衣冠釗怪問之如何到此曰項王祠東興國寺然公修真齋在茲伺耳釗翌日往覆果是鬼物矣又長城赴胥錢沛行役泊舟呂山南見數十百人得非提食器負束帛怡然語笑而過問其故云赴然師齋來時顏魯公爲刺郡早事交遊而加崇重焉以貞元年終山寺有集十卷于頔序集貞元八年正月勅寫其文集入于祕閣天下榮之觀其文也亶亶而不厭合律乎清壯亦一代偉才焉

晝生常與韋應物盧幼平吳季德李萼皇甫曾梁肅崔子向薛逢呂渭楊逵或簪組或布衣與之交結必高吟樂道道其同者則然始定交哉故著儒釋交遊傳及內典類聚共四十卷號叟子十卷時貴流布元和四年太守范傳正會稽釋靈澈同過舊院就影堂傷悼彌久遺題曰道安已返無何鄉慧遠來過舊草堂余亦當時及門者共吟佳句一焚香其遺德後賢所慕者相繼有焉又唐黃州大石山釋福琳姓元氏荊州人也父爲襄陽判司素崇釋氏琳幼好佛門恒循檢操早知空愛就玄靜寺謙著師下剃染登滿足

法已躬禮荷澤祖師乃契真心後至黃陂剪茅營舍
終成大院安集四方禪侶琳終時年八十二興元二
年四月入塔

唐安陸定安山懷空傳

釋懷空俗姓商氏河陽人也膏梁之子幼且矜莊乃
辭所親就本州大都山廣福院出家大明禪師默識
空之器局不常教誦群經納法之後觀方京都屬北
秀禪師闡化造而決疑後往安陸定安山修遇一叟
勸空鎮壓此川我霑大利乃結茅而止前叟卽土地
神耳尋因村民逐虎入山見空歡喜而白之曰此中

多虎暴村落不安願和尚示以息災之法空曰虎亦
衆生也若屠害於彼彼必來報迭相償報何時斷期
乎老僧爲諸君計者善可禳去鄉人曰愚下無知唯
教所在空曰汝歸舍同心陳置道場施設大會空預
法筵至日之夕矣有一虎於庵前瞑目伏地空曰咄
哉惡類一報未滅更增宿殃噬人倫也天不見誅死
當墮獄吾憫汝哉虎被責已忽遲迴而逝明日齋散
上山其虎在庵前領其七子將齋餘擲之各食訖爲
其懺悔七虎相次俱亡百姓胥悅且曰從師居此俗
無疵癘仍年穀熟致拜而退時張遼大夫爲州牧遣

撰述
府吏慕容興往請入州空謝病不起部領工匠爲建
禪宮畢示疾而終享年八十三貞元三年三月十六
日火葬收舍利入塔焉

唐澧州慧演傳

釋慧演姓苗氏襄陽人也父爲東平糾曹演幼入開
元寺聞經歡喜求於辯章法師所度脫章日講涅槃
經演常隨聽入神旣通深義復能講談一日結侶同
遊華下思登毛女峯觀仙掌路出洛中乃叅荷澤祖
師通達大觀因入南嶽遂住澧陽江南得道者多矣
貞元十二年終享齡七十九云

唐荊州國昌寺行覺傳

皓玉

釋行覺姓劉氏鉅鹿人也穉歲英敏立不易方負志
出家親難沮勸早投本部永泰伽藍受業納戒後於
洛都遇會禪師開悟玄理秉心矯跡遊方見江陵古
寺殿宇摧墮闕而無人覺卸囊挂錫明日見樵夫驚
怪言此是國昌寺廢已三周將知人事相因道從緣
會學者至矣鄉人來矣鬱成一寺時節使崔尚書請
召入城謝而不赴檀施繼臻乃興盛化貞元十五年
告終年九十二荆楚之人營塔焉又南嶽山釋皓玉
者趙氏之子上黨人也出塵于法清寺後於荷澤會

下大明心印入嶽中蘭若養道衡陽太守王展員外
傾重終時年八十餘興元中入塔云

唐鄂州開元寺玄晏傳

釋玄晏江夏人也姓李氏祖善而博識多學注文選
行講集於梁宋之間李邕北海太守唐書有傳晏穉
昧之齡決志離俗至德初年誦經高第依僧崇真剃
落配住開元寺大曆三年從大闍黎真悟受具足法
便尋律範目不視靡曼足不履邪徑於四儀中無終
食之間違教儀形峭拔眉目秀朗如孤鴻野鶴獨立
迥澤望風瞻想自有遠致性多分劑苟與惡比丘共

住遑遑然如以佉陀羅炭浴身也不出戶牖焚香掃
地端坐盡日人不堪其憂而晏居之以爲三禪之樂
不敵也晏少習毗尼長學金剛解空破相臻極玄奧
而聞律藏有一時外學之說或賦詩一章運思標拔
孤遊境外彭城劉長卿名重五言大嗟賞之由是風
雲草木每有賦詠輒爲工文者之所吟諷也晏房舍
在寺之北隅頗爲湫陋凡當時名士共營草堂有若
陳郡袁滋趙郡李則盧來卿于文炫蔡直偕檀捨同
締構也鄂嶽連師何公旌其行業請居晉安不移其
志建中伊始符載與楊衡李演約晏爲塵外之侶焉

撰述
以貞元十六年九月十四日示滅春秋五十八僧臘
三十四遷塔于黃鶴山南原也

唐南嶽澄心傳

釋澄心姓朱氏東海人也厥父任濟源令天寶中安
史之亂遇害心穉齒隨母氏至河內貧極母卽從人
心不樂隨嫁心之志氣不羣乃投應福寺智明法師
求教勗披削登戒後雲遊烏宿務急叅玄於秀師高
足門下了其法要乃觀諸方名跡遂止衡嶽請益之
僧摩肩駢足時太守吳憲忠請心入州治謝而不行
再命棲于龍興寺來問道者丈室恒滿貞元十八年

壬午十一月示滅春秋七十六以其月二十七日入
塔云

唐杭州天竺寺道齊傳如法

釋道齊俗姓趙氏錢塘人也幼而察慧器度浩然入
于庠序經籍淹通偶立當衢見僧分衛行諷淨名經
冥然喜之且召入家設食問僧爲居何寺答曰定水
伽藍因請父母出家母曰吾生汝時夢手擎日月嘗
占是夢云貴子有五等之分脫或捨家吾無望矣由
是往定水從師年十七進具習毗尼法復投靈隱寺
學華嚴經義自爾於天竺寺修習禪定行杜多行其

山有石窟齊於中坐忽巨鱗矯首哈呀爲吞噬之狀
愀然不動時有虎豹近于石室羣鹿時時馴擾又山
椒乏水以錫杖剗地其泉迸流實供其用貞元二十
一年四方學者勸請講華嚴經時雪飄飛忽生華二
本狀若芙蕖熠燿光發觀者嗟歎見所未見齊道譽
惟馨其節儉惡衣惡食人所不勝後終于山寺焉又
唐太行山釋法如俗姓韓慈州人也少爲商賈心從
平準至今東京相國寺發心依洪思法師出家隸業
偕通遂往嵩少間遊於洛邑遇神會祖師授其心訣
後登太行山見馬頭峯下可以棲神結茅而止有褚

塾戍將王文信率衆建精廬焉刺史李亞卿中丞命
入城不赴示寂報齡八十九元和六年三月遷塔云

唐金陵莊嚴寺慧涉傳

釋慧涉俗姓謝氏會稽人也卽東晉太傅安之後是
知傑氣英靈間代而出津梁拔俗異世豈無涉爲人
清素戒節孤峻好寂爲樂不棲名聞以大曆之初於
金陵莊嚴寺遇牛頭山忠禪師一言知歸遂命入室
授其法要服膺道化待之彌載不憚其勞泊忠捐世
踵武茲嶺無遊人境一衣方丈操節彌高自是以來
問道者衆四維方域無不霑洽五十年中翕然歸德

以長慶二年終於山院春秋八十有二門弟子惟晏等奉全師禮建塔於寺之西北勒銘紀德若考師之藝文則草堂廬嶽各美於當代矣

唐京兆千福寺雲邃傳

清源

釋雲邃不知何許人也通綜經論解將行兼仍貫群書號爲該博好遠汎愛人無間然累朝詔入內道場順宗已來掌領譯務憲宗初勾當右街諸寺觀釋道二教事別勅充西明千福兩寺上座風猷淹雅綱任肅然昔賢以道生比郭林宗遂公有焉次潤州棲霞寺釋清源姓馮南徐延陵人也穉年貞素長亦弗群

俗態不拘法流爰入造涉公爲弟子焉學贍經律人罕疇匹棲于攝山積其齡稔長慶初工部尚書李相國德裕鎮于浙西洗心道域延居京口諮稟禪要雅契夙心及贊皇去郡返錫棲霞終于住寺

唐京師保壽寺法真傳

釋法真不知何許人也器識悠深學問宏博研窮梵典旁賸儒書講導之餘吟詠情性公卿貴士無不宗奉洎長慶中帝頗銳懷佛事真屢膺召命內殿祇奉四年赴禁中道場睿武昭愍皇帝御于法席顧問三寶功能真得應對而辯給圓轉援據粲然帝悅因請

撰述
云久廢壇度僧未全法者皆老朽蓋兩河間兵革未
偃之故尋詔兩街佛寺各置僧尼受戒壇場自三月
十日始至四月十日停仍令兩街功德使各選擇有
戒行僧謂之大德者考試僧尼等經僧能暗誦一百
五十紙尼一百紙卽令與度真頻奉勅修功德故遂
奏請真之德望實唱導之元罔知終所

唐呂后山道場寧賁傳

釋寧賁姓李氏隴西人也家于亳州蒙城幼奉釋尊
而不言乎簪組之緒無得稱其代諱焉賁所吐論皆
以覺了不取諸相心通定慧而盡虛空無以邊中可

測無以文字求我因往洪州尋道一祖師見而竒之
語而異之大乘法器得其人矣遂乃具戒作入室弟
子師資數歲道議殊倫欲往天台至越呂后山岑廖
曰卽是諸佛住處何必天台也賁菩提直幹挺秀七
尺村豪里宿覩其異狀歸依瞻仰老幼爭先同味醜
齟疾病皆愈是時多有行路緇戾欲暴僧徒賁乃引
之而前威之而退驚駭儀貌禮足歸依調御山林魔
邪懾伏不下巖嶺近萬餘辰德遠道高僧徒彌衆先
時居處隘陋兼無殿堂衆議經營任人資福遠村窮
聖亦競助緣土石木工程材售巧約山橫棟臨澗飛

倭鳥禾切 國名 磧七迹切 褊補典切 釗止遙切 赴居柳切 聞苦

靜也 哈胡南切 呀張口貌 剡陟劣切 熠熠切 燻燻切

燻燻切 燻燻切 塾都昆切 緇乃了切 裊乃了切

浮戎居士 吳用先施資刻

禾僧傳第二十九卷 計八千五十

字揚州釋海慈對長洲徐普書應天張應舉刻

萬曆辛亥歲仲秋月徑山寂照庵識

宋高僧傳卷第三十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

奉勅撰

雜科聲德篇第十之二正傳十九人 附見六人

唐上都大安國寺好直傳

釋好直俗姓丁氏會稽諸暨人也幼不喜俗事酒肉
葷茹天然不食因投杭塢山藏師落髮元和初受具
於杭之天竺寺凡百經律論疏鈔嗜其腴潤一旦芒
屨策杖詣洪州禪門洞達心要虛往實歸却於本郡
大慶寺求益者提訓凡二十餘載為江左名僧見儒

士能青眼故名輩多與之遊往往戲爲詩句辭皆錯愕凡從事廉問護戎於越入境籍聲實而造其戶不獨能誘亦善與人交者大和中遊五臺路出京邑一夕而去前護戎郗志榮宋常春二內侍尤味其道孜孜遠招開成初再至京國二貴人同力唱和牽裾虐留致安國寺大方丈以居之王畿龍象莫不欽重無何召入爲供奉大德非所好也徇俗受之然歸歎之歎未嘗少棄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囑累弟子訖奄然而寂春秋五十六夏三十二郗宋二家率財權瘞于澹水東人皆悲之門人鑑諸後歸葬于崇山之南華

嚴寺起塔會昌四年起居舍人韋絢爲碑紀代焉

唐天台山禪林寺廣脩傳

高開

釋廣脩俗姓留氏東陽下昆人也淑質貞亮早預邃師之門研窮教迹學者雲擁日誦法華維摩金光明梵網四分戒本六時行道弗休彌年更篤每一歲行懺法七七日則第四隨自意三昧也開成三年日本國僧圓載來躬請法台州刺史韋珩謂講止觀于郡齋以會昌三年癸亥歲二月十六日終于禪林本寺俗壽七十三法臘五十二遷神于金地道場法付門人物外焉咸通七年門人良汶發墳火葬洵收舍利

撰述
一千餘粒重塔緘藏焉又湖州開元寺釋高閑本烏
程人也髫年卓躒范露異才受法已還有隣堅志苦
學勞形未嘗少惰後入長安於薦福西明等寺隸習
經律克精講貫宣宗重興佛法召入對御前草聖遂
賜紫衣仍預臨洗懺戒壇號十望大德性情節操轟
然難屈老思歸鄉終于本寺弟子鑒宗勅署無上大
師亦得閑之筆法閑常好將雪川白紵書真草之蹤
與人爲學法焉

唐高麗國元表傳

全清

釋元表本三韓人也天寶中來遊華土仍往西域瞻

禮聖迹遇心王菩薩指示支提山靈府遂負華嚴經
八十卷尋訪霍童禮天冠菩薩至支提石室而宅焉
先是此山不容人居居之必多霆震猛獸毒蟲不然
鬼魅惑亂於人曾有未得道僧輒居一宿爲山神驅
斥明日止見身投山下數里間表賣經樓泊澗飲木
食後不知出處之蹤矣于時屬會昌搜毀表將經以
華欄木函盛深藏石室中殆宣宗大中元年丙寅保
福慧評禪師素聞往事躬率信士迎出甘露都尉院
其紙墨如新繕寫今貯在福州僧寺焉又會稽釋全
清越人也耋耘戒地芬然杜若於密藏禁呪法也能

劾鬼神時有市僧王家之婦患邪氣言語狂倒或啼或笑如是數歲召清治之乃縛草人長尺餘衣以五綵置之於壇咒禁之良久婦言乞命遂誌之曰頃歲春日於禹祠前相附耳如師不見殺即放之遠去清乃取一鎚以鞭驅芻靈入其中而叨叨有聲緘器口以六乙泥朱書符印之瘞于桑林之下戒家人無動之婦人病差經五載後值劉漢宏與董昌隔江相持越城陷人謂此爲窖藏掘打鎚破見一鷄闖然飛出立於桑杪而作人語曰今得日光矣時清公已卒也

唐鎮州龍興寺頭陀傳

釋頭陀本下野磨家之子然其器度溫潤若長者之規厥父課令其守磨夜深憫驢牛之困憊自己代之放其畜啣草飲水歇臥者父母知之爲其罷業兒亦乞出家遂落髮受具持無嗔怒唯收拾糞掃物爲衣可重數斤臥具三十年未嘗更易苦節之行無有倫比真定之民重之而不受人供施號抖擻上人焉

系曰糞掃衣者四聖種之一也凡修鍊者必願成此行奈何少堪任之其勝之者勇猛堪能之人也

唐南嶽山全毗傳

釋全毗本餘杭人也入徑山禮法濟大師求剃染稟

質強渥且耐飢寒諸所參尋略得周徧乃隱衡嶽中立草庵木食澗飲結軟草爲衣伏臘不易有贈玘詩云窠居過後更何人傳得如來法印真昨日祝融峯下見草衣便是雪山身此太常孫渥舊相南遷有作事詳南嶽高僧傳云

采曰草衣在南嶽炎方壯年即可未知衰老徙居幽朔耐否如能則上上根勝士也

唐越州明心院慧沐傳

釋慧沐俗姓祝氏卽世暨陽人也代爲著姓沐幼沖之歲家法嚴明訓授儒經鬱成造秀將隨計吏謁覺

智寺契真禪師卽謚大觀者是也因以微諷沐由茲開悟明年剃度乃詣洪井禮觀音禪師頓了心契咸通七載還歸故鄉邑宰韋公迺率信心者造樓真院四方禪客無遠不屆廉使裴延魯召沐因營鑑水坊精舍成還以坊爲題牘旣而居之安而能遷允明州掾齊肇請住玉笥峯未久而卒壽八十八臘四十五則乾寧五年七月三日也

唐幽州南瓦窰亡名傳

祝融峯禪者

釋亡名履行尤峻獨居燕城南窰窰間天祐中幽薊不稔道殍相望因分衛迴聞車轍中呱呱之聲潤而

收歸乃飢民所棄女子也以求牛乳哺之當七八歲引於城中求色帛以衣之及笄年也容色豔麗殆非凡俗或譏呵者僧終無渝志適遇燕帥劉仁恭從禽逐兔直入僧居窰內一卒見女子侍僧之側遂白帥劉往親見問其故皆以實對劉曰弟子欲收之可乎僧曰諾早驗無恡意自扶上馬歸府元真處子也劉益哀之不令伍於下位仍重其僧謂爲果位中人也別造精舍以處之劉一旬兩往謁焉其僧疾沒門人入計女方獨坐聞之哀慟而死焉劉爲僧營塔標誌矣又祝融峯禪者亡名爲人抗直不事威儀每一舉揚善標宗要道俗歸之若市嘗飲酒遇毒當時吐下透落腐衣裂石體中無惱每有一蛇一虎爲衛護狀迨終闍維留骨一片大如琵琶槽僧衆構火重焚焚時色同火質火盡灰寒色白如雪豈非得全身分堅固設利羅乎至今嶽中傳其言句立其浮圖號祝融峯道者焉

唐洪州開元寺棲隱傳

寶安

釋棲隱字巨徵姓徐氏少而端厲神解天然佩觿之歲酷好出塵父母不可壞其意削髮之後納法已還其間服勤於學深入毗尼壺奧焉又於風雅之情非

彫刻而得成自天姿廣明中避巢寇入廬山折桂峯
實嘉遁也然多於華朝月夕晚照高秋練句成聯合
篇爲集往往曾健劉亮散在人口身擁零破麻納不
識者謂之山叟野人殊無能者得歸宗禪旨與同舉
揚且無恡法平常與貫休處默脩睦爲詩道之遊沈
顏曹松張凝陳昌符皆處士也爲唱詠之友隱爲群
士響臻淡然若水後寇盜稍平入荆楚登祝融蹤迹
嘯傲光化三年遊番禺受知於太尉徐彥若同光二
年於洪井鉅鹿魏仲甫邂逅以文道相善後唐天成
中卒詩弟子應之携隱之詩計百許首投仲甫爲集
序今所行者號桂峯集是也次嘉禾靈光寺釋寶安
俗姓夏姑蘇常熟人也風神爽拔性行淑均壯年家
務所嬰誓思脫屣及進具之後專習定門洞達真訣
而不衣絲縷惟專分衛寢則芻蕘安昔遊五臺嗟南
人之不識遂率道俗同模築五臺之制於靈光寺今
且存焉事畢無疾而終受生一百有十八歲法臘七
十八由身不壞門徒布漆之別院供養至會昌毀寺
遂焚之

唐河東懸甕寺金和尚傳

釋金和尚者姓王氏西河平遙人也所生之地猪坑

村幼而魁岸爲人魯質所作詭異與平人不類於嵩
巖山出家其後身裁一丈腰闊一圍言事多竒差終
後如在鄉人供祭之乞願皆如人意西河至稽胡皆
鄭重焉

梁四明山無作傳

釋無作字不用姓司馬氏姑蘇人也父陳宛丘縣尉
母戴氏始妊時夢異沙門稱姓徐住持流水寺欲寄
此安居言訖跣趺而坐其父同夜夢於盤中書一字
甚稱心自言可以進上天子至明各說所夢母曰意
其腹中必沙門也矢之曰如生兒放於流水寺出家

及生果歧嶷可愛且惡葷羶之氣年迨四歲母自教
誦習利金易礪記憶無遺厥父欲其應童子舉業漸
見風範和潤且恒有出塵之意俄爾父偷窺姚氏之
女且美容儀酷欲取之母切忌之因曰或捨是子出
家寬汝所取父乃許之送入流水寺中纔及月餘姚
氏仇離時謂此女是善知識爲作之出家增上緣矣
年二十受具足法相次講通刪補律鈔法華上生等
經百法論一性五性宗教勵精尋究孔老書篇無不
獵涉後叅其玄學於雪峯存禪師深入堂奧至廬陵
三顧山檀越造云亭院豫章創南平院請作住持皆

撰述
拂衣而去前進士唐稟作藏經碑述作公避請之由
居洪井十載且未識洪師鍾氏之面乃遊會稽四明
因有終焉之志吳越武肅王錢氏仰重召略出四明
因便歸山蓋謝病也有詩杼意呈王王亦不畱詩云
雲鶴性孤單爭堪名利關街恩雖入國辭病却歸山
時奉化樂安孫郃退居嘯傲不交緇伍唯接作交談
終日進士楊弇亦慕爲林下之遊以梁開平中卒于
四明春秋五十六初作善草隸筆迹曾健人多摹寫
成法述諸色禮懺文數十本注道安六時禮佛文一
卷并詩歌並行于代作不入尼寺不謁公門不修名
刺不趨時利自號逍遙子焉

梁成都府東禪院貫休傳

處默
曇城

釋貫休字德隱俗姓姜氏金華蘭溪登高人也七歲
父母雅愛之投本縣和安寺圓貞禪師出家爲童侍
日誦法華經一千字耳所聽聞不忘於心與處默同
削染鄰院而居每隔籬論詩互吟尋偶對僧有見之
皆驚異焉受具之後詩名聳動於時乃往豫章傳法
華經起信論皆精奧義講訓且勤本郡太守王慥彌
相篤重次太守蔣瓌開洗懺戒壇命休爲監壇焉乾
寧初賈志謁吳越武肅王錢氏因獻詩五章章八句

甚愜旨遺贈亦豐王立去僞功朝廷旌爲功臣乃別
樹堂立碑記同力平越將校姓名遂刊休詩于碑陰
見重如此休善小筆得六法長於水墨形似之狀可
觀受衆安橋強氏藥肆請出羅漢一堂云每畫一尊
必祈夢得應真貌方成之與常體不同自此遊黠歛
與唐安寺蘭閣黎道合後思登南嶽北謁荆帥成汭
初甚禮焉於龍興寺安置時內翰吳融謫官相遇往
來論道論詩融爲休作集序則乾寧三年也尋被誣
譖於荆帥黜休于功安鬱悒中題硯子曰入匣始身
安弟子勸師入蜀時王氏將圖僭僞邀四方賢士得

休甚喜盛被禮遇賜賚隆洽署號禪月大師蜀王常
呼爲得得來和尚時韋藹舉其美號所長者歌吟諷
刺微隱存于教化體調不下二李白賀也至梁乾化
二年終于所居春秋八十一蜀王慘怛一皆官葬塔
號白蓮於城都北門外昇遷爲浮圖乃僞蜀乾德中
卽梁乾化三年癸酉歲也休能草聖出弟子曇域癸
酉年集師文集首安吳內翰序域爲後序韋莊嘗贈
詩曰豈是爲窮常見隔只應嫌酒不相過又廣成先
生杜光庭相善比鄉人也休書跡好事者傳號曰姜
體是也嘗覩休真相肥而矧蜀宰相王鐸作讚曇域

撰述
戒學精微篆文雄健重集許慎說文見行于蜀有詩
集亞師之體也

梁廬山雙溪院國道者傳

釋國道者未知何許人也器凝淳粹行敦高邁塊然
獨處翩翩在形器之上矣叅學攸廣欲歇孤征愛廬
山秀異誓隱淪以求其志考築草舍灌園植蔬任山
中居人掬取或問其故答曰貧道無心而種無心而
捨也驗此見知實達道之上流矣脩睦僧正恒傾意
奉重詩贈國公云入門空寂寂眞箇出家兒有行鬼
不見無心人謂癡後終于院葬于雙溪山原有小浮

圖焉今以國字呼之爲名邪姓邪未得詳焉

梁泉州智宣傳

釋智宣泉州人也壯歲慕法學義淨之爲人也輕生
誓死欲遊西域禮佛八塔并求此方未流經法以唐
季結侶渡流沙所至國土懷古尋師好奇徇異聚梵
夾求舍利開平元年五月中達今東京進辟支佛骨
并梵書多羅葉夾經律宣壯歲而往還已衰老矣梁
太祖新革唐命聞宣迴大悅宣賜分物請譯將歸夾
葉于時干戈不遑此務也

梁江陵府龍興寺齊已傳

釋齊己姓胡益陽人也秉節高亮氣貌劣陋幼而捐俗於大瀉山寺聰敏逸倫納圓品法習學律儀而性耽吟詠氣調清淡有禪客自德山來述其理趣己不覺神遊寥廓之場乃躬往禮訊既發解悟都亡朕迹矣如是藥山鹿門護國凡百禪林孰不叅請視其名利悉若浮雲矣於石霜法會請知僧務梁革唐命天下紛紜于時高季昌稟梁帝之命攻逐雷滿出渚宮已便爲荊州留後尋正受節度迨乎均帝失御河東莊宗自魏府入洛高氏遂割據一方搜聚四遠名節之士得齊己之義豐南嶽之己以爲築金之始驗也龍德元年辛巳中禮己於龍興寺淨院安置給其月俸命作僧正非所好也其如閑辰靜夜多事篇章乃作渚宮莫問篇十五章以見意且徇高之命耳己頸有瘤贅時號詩囊棲約自安破納擁身泉麻纏膝愛樂山水懶謁王侯至有未曾將一字容易謁諸侯句爲狎華山隱士鄭谷詩相酬唱卒有白蓮集行于世自號衡嶽沙門焉

後唐靈州廣福寺無迹傳

釋無迹姓史氏朔方人也當宣宗御宇佛法中興大中九年年正十三決志捨家投白草院法空大師爲

弟子操執密緝拂攘囂塵咸通三年用賓于京室得戒度於西明寺矣凡於百藝悉願遊焉慕定林威能畫戴安道能琴我則講貫之餘兼而綜習先是唐恒夫嘗作鎮朔方後於輦下相遇以家僧之禮待焉蓋知言行相高復能唱導聞恒夫白兩街功德使請隸西明寺旋屬懿宗皇帝於鳳翔法門寺迎真身右宣副使張思廣奏迹充乎讚導悅懌上心宣賚稠厚光啓中傳授佛頂熾盛光降諸星宿吉祥道場法歸本府府帥韓公聞其堪消分野之災乃於鞠場結壇脩飾而多感應景福中太尉韓公創修廣福寺奏迹住持皆以律範繩之塞垣間求戒者必請爲力生焉梁乾化丙子歲中書令韓公洙奏署師號曰鴻遠歟後唐同光三年乙酉歲四月一日坐終于丈室筋骨如生風神若在蕃漢之人觀禮稱歎曰昔至德中當府龍興寺有高士辯才坐亡遂漆布之乾寧元年府帥舉奏勅謚曰能覺今迹師可不異時而同事哉中書令韓公命工布漆焉莊宗朝軍府從事薛昭紀爲碑頌德云

後唐明州國寧寺誓光傳

釋誓光字登封姓吳氏永嘉人也唐史官左庶子兢

之喬孫也幼捨家於陶山寺剃度居必介然不與常人交雜好自標遇慢易緇流多作古調詩苦僻寡味得句時有得色長於草隸聞陸希聲謫宦于豫章光往謁之陸恬靜而傲氣居于舟中凡多迴投刺且不之許接一日設方計干謁與語數四苦祈其草法而授其五指撥鐙訣光書體當見僂健轉腕迴筆非常所知乃西上昭宗詔對御榻前書賜紫方袍後謁華帥韓建薦號曰廣利自華下歸故鄉謁武肅王錢氏以客禮延之而性畔岸弗愜王情乃歸甬東終焉有文集知音者所貴出筆法弟子從瓌溫州僧正智琮皆得墨訣有朝賢贈歌詩吳內翰融羅江東隱等五十家僅成一集時四明太守仰詮素重光高蹈躬爲喪主理命令葬後三年淮西域焚之發棺儼若生相髭髮爪皆長茶毗收舍利起小塔焉則後唐長興中也

晉宣州自新傳

釋自新姓孫氏臨淄人也濯戒尋師曾無懈廢聞膺禪師化被鍾陵往叅問焉從雲居長往迴錫嘗隱廣德山中屬兩浙文穆王錢氏率吏士躬征苑陵入山寺群僧皆竄唯新晏如問曰何不避乎對曰東西俱

是賊令老僧去何處逃避王驚其訐直迴戈遣歸見
武肅王問之言無所屈加之高行造應瑞院居之假
號曰廣現大師初新嘗入宣城山采藥穿洞深去始
則闇昧尋見日分明行僅數里洞側有別竅溪水泛
泛然隈一大松枝下有草庵一僧雪眉擁納坐禪旁
有一磬火器新擊磬遂開目驚曰嘻師何緣至此乃
陳行止揖坐取石敲火煎茗香味可愛日將夕矣僧
讓庵令新宿顧其僧上松巔大巢內聞念法華經聲
甚清亮逡巡又咄罵云此群畜生毛類何苦生人恐
怖速歸林薄不宜輒出叱去新窺之乃虎豹弭耳而
去明日謂其僧曰願在此侍巾屨僧曰自居此地百
見草枯四絕人煙非師棲息處又問莫飢否相引溪
畔有稻百餘穗收穀手擲三朶黃梁挑野蔬和煮與
食後遣回去送至洞口曰相遇非偶然也所食茶與
菜麩師平生不乏食矣遂遵路回本院已月餘日命
同好再往尋之失洞蹤跡後在浙中充寶塔寺主以
天福中卒于住寺年八十餘今影在冷水灣前小院
存焉

漢杭州耳相院行脩傳

釋行脩俗姓陳泉州人也少投北巖院出家小心受

課誦念克勤十三削髮往長樂府戒壇受上品律儀年始十八叅雪峯山存禪師隨衆請問未知詮旨辭存師言入浙去存曰與汝理定容儀令彼二人睹相發心遂指其耳曰輪郭幸長垂璫猶短吾爲汝伸之雙手平曳登卽及肩如是者三自此長垂見者舉目後唐天成二年丁亥歲入浙中傾城瞻望檀施紛紛遂構室于西關高峯爲其宴息後鬱成大院脩別無舉唱默默而坐人問唯笑而止士女牽其耳交結於頤下杭人號長耳和尚以乾祐三年庚戌歲十一月示疾動用如平時以三月中夜坐終檀越弟子以漆檢之元不漆布重加工焉

宋宜陽栢閣小宗淵傳

釋宗淵姓宮氏高密人也幼通經籍察慧若神忽願出家于東萊北禪院後叅學江表岳中祖師勝友資神潤已往造實歸僻好吟詩於荆楚間嘗師學于齊已之體自言緣情在品物流形之外覽天下山川且曰步仞之丘巨獸無以隱其軀愛宜陽栢閣山居之以求其志其孤潔耿介凡俗不可造次而見日別持觀音支品蓋曾有善相人言淵促齡勉令受持普門

撰述
身十
品也至太平興國五年十月預言終期令水土作坐
如鹿頂形連促木工明日齋時要用至是果坐終焉
鄉人無遠近皆來焚香設拜當年遷小塔于寶雲寺
之山原年八十三有洛西集著挽辭五十首一云舉
世應無百歲人百年終作塚中塵余今八十有三也
自作哀歌送此身紙衣一襲葬焉後開發神色宛然
弟子淡然奉明葬之于巖穴之中矣

論曰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萬物細縕而出鼓動而
萌由庶類以蚩蚩稟自然而歷歷自然者道道惟本
心心無不通通物之理之謂道也道其不一蕃息流
形若究天倪物亦惟一乾一也坤一也殆乎因動成
變以變求占則生象不一歟至如鳥獸交氣草木構
精或用其牡而踈其雄或同乎根而異乎實鱗飛似
鳥橘移成枳交攬爲儵羽嘉生鳳若此之倫物類糅
錯之所致也雜之時大矣哉事有重貲物有紛綸乃
彰雜名非一名而統盡故曰義雖博則知可以一名
舉也昔梁傳中立篇第十曰唱導也蓋取諸經中此
諸菩薩皆唱導之首之義也唱者固必有和乎導者
固必有達者終南釋氏觀覽此題得在乎歌讚表宣
失在乎兼才別德也譬若別均天分重賦全才虎雙

翼而飛鷹四足而擊也於是建立雜篇包藏衆德何止聲表無所不容或曰續傳改作各題自何稽古通曰象班孟堅加九流中雜流也如其立教如其爲人匪獨陰陽不專刑律或兼名墨或涉縱橫則可目之爲雜家流也漢書有變拾太史公之遺澄照建題正梁慧皎之僻或曰胡不聞揚子雲疾其雜乎通曰彼惡夫淮南太史公不宗孔而無純德耳此則應雜而雜斷無雜咎歟今作傳者若游夏焉觀其起隱終哀何敢措一辭也或曰何忽變唱導成聲德耶通曰聲之用大矣哉良以諸佛刹土偏用一塵以爲警悟唯

忍土最尚音聲行爲佛事及觀音說圓通世尊稱讚者爲被聞熏故若毗目仙人香積世界樂不樂爰居之耳園不入方鑿之穿是以影勝大王止前驅之象馬鉢囊釋子動合會之人天返覓者隨唄聲而到家光潔者聞唄聲而歡喜乃可謂宮商佛法金石天音哀而不傷樂而不佚引之入慈悲之域勸之離繫縛之場脫或執受不精器能無取乃不可謂爲聲德也于今搜有鄰之德聚兼講之才三人之師于斯見矣四戰之國孰敢攻乎非備五彩而服章舍八風而成樂則有登天竺而作猿梵動塔鈴而貫虹霓副天

請而都講隨占地理而宰臣應觀音摩其髮頂彌勒
訴其雷神始化倭民坐亡舉指見慈顏而不怒作詩
式以安禪巨蟒不驚山魔懾伏臨神鑑而懸知澄汰
禮天冠而誓隱靈蹤破甕飛鳥勞身代畜衡山衣草
禹寺明心養童女以身全遇毒流而命在德符禪月
軀涉磧沙或辯之利通或聲之流靡猗嗟碩德於爍
群公若諸根之互能同五事之俱舉故強名爲雜也
蒼筤接栴檀之樹數倍馨香鷹鷲育金翅之巢千重
猛鷲咨爾同道聽乎直言爲僧不應於十科事佛徒
消於百載如能以高爲本以德爲枝以修爲華萼以

證爲子實然後婆娑挺蓋鬱密成陰周覆三千大千
號之曰大菩提樹也歟

宋高僧傳卷第三十

終

後序

前代諸家或云僧傳僧史記錄乃題號不一亦聲迹
有殊至梁沙門慧皎云高僧傳蓋取高而不名者也
則開其德業文爲十科見於傳內厥後有唐續高僧
傳做仰梁之大體而以成之洎乎皇朝有宋高僧傳
之作也清風載揚盛業不墜贊寧自至道二年奉睿
恩掌洛京教門事事簡心曠之日遂得法照等行狀

撰已易前來之闕如尋因治定其本雖大義無相乖
 有不可者以修之先者所謂加我數年於僧傳則可
 矣巴斯幸復治之豈敢以桑榆之年為辭耶時方徹
 簡咸平初承詔入職東京右街僧錄尋遷左街乃一
 日顧其本未及繕寫命弟子輩緘諸篋笥俾將來君
 子知我者以僧傳罪我者亦以僧傳故於卷後而書
 之云耳

音釋

澹

所簡切水名

躒

音洛

聶

昌六切聶上貌

皕

音浮皕也

小

叻

么亂切鳴聲也

窖

切

居

効切地藏也

闖

然出頭貌

殍

死曰殍

呱

古胡切兒啼聲

觶

小

觶

各

觶

各

翻規切

鞞

古黠切

化

匹婢切

黠

音伊

弇

於檢切

鱗

各

鱗

各

莊陰切

錯

苦駭切

掬

即淺切

瘡

力求切

縝

章忍切

鱗

各

鱗

各

切魚名

儻

鋤庚切

鷗

鷗音至鷗屬

鷗

鷗音至鷗屬

鷗

鷗音至鷗屬

鷗

鷗音至鷗屬

鷗

鷗音至鷗屬

浮渡居士吳用先施贊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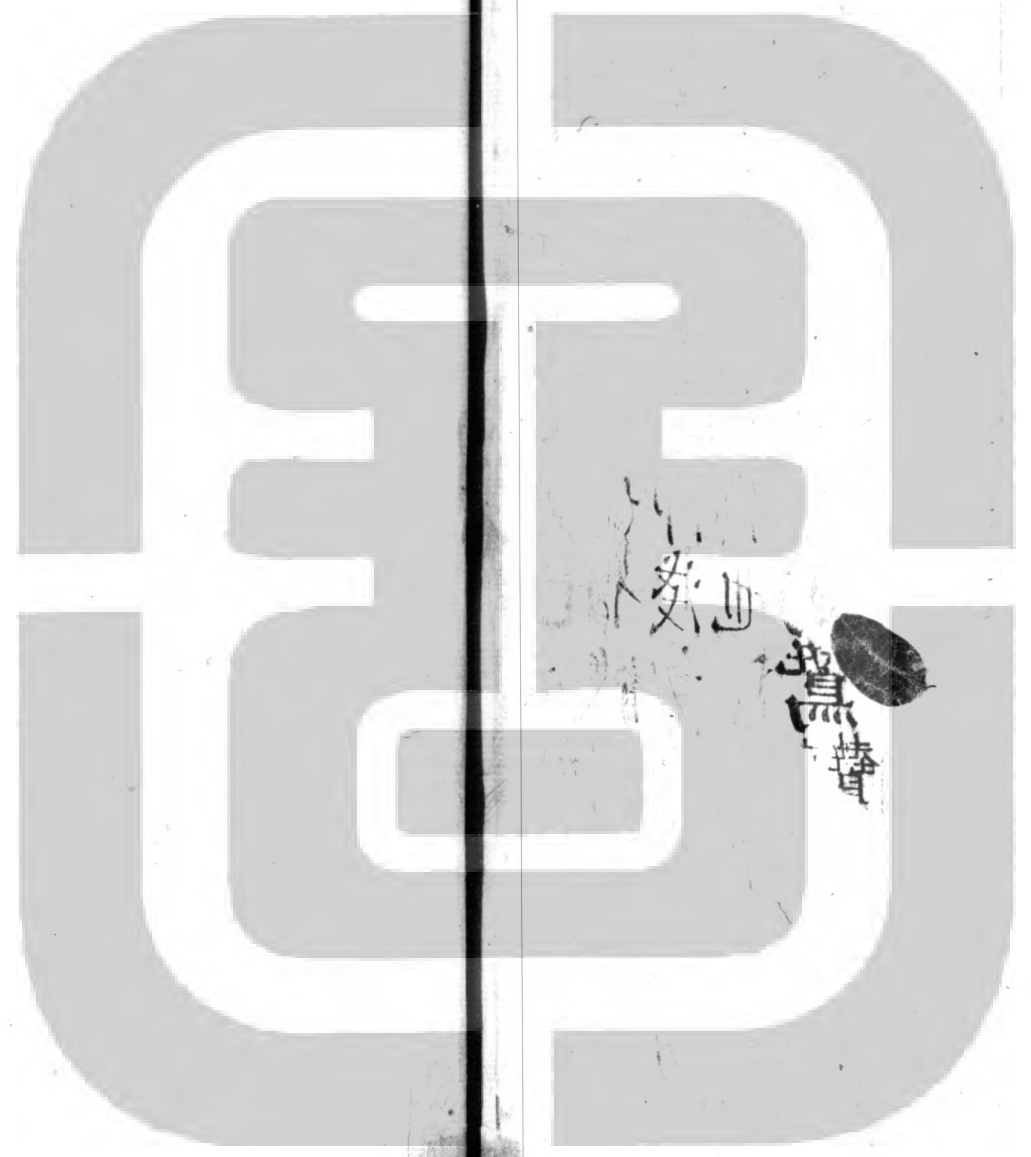
宋高僧傳第三十卷

計七千乙百八十五字

該銀三兩五錢九分

江陰在誠對長洲徐普書涇縣徐廷爰刻

萬曆辛亥歲仲秋月徑山寂照庵識



Handwritten notes or signatures in the center,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文' and '書'.

